屍碎・靈亂

目錄

小盈瀛——孤我一生 …… 1
魂斷猛鬼屋 …… 67
鬼魅人間 …… 99
黑狗復仇 …… 139
附錄：法基講古之《魔魂不息》結局篇 …… 181

小盈瀛——孤我一生

前言

一對夫婦最開心的，也是人類最純真的喜悅，莫過於目睹自己的嬰兒剛剛誕生。每一位屬於父母的小寶貝，被醫生拍打大叫一聲後，便開始了他的人生。

雖然每個人都有不同的路，但大部份的人生都是充滿希望的。當中總有一些人會活得較苦，不過只要堅強面對，也可以活得幸福快樂；但亦有些人連面對也來不及，便已給了結此生，實在相當可惜……下面說的一個人，便是一個有無限可能的小朋友，如何給心狠手辣的親人扼殺她的未來。

哭喪尋女

二〇〇七年七月六日，一名女子——鄭慧雯（簡稱「阿雯」）急步走入警署。

「阿Sir！我的女兒不見了！不見了!!」阿雯慌張的說。

「這位女士，慢慢來，到底發生甚麼事？在何處不見了女兒？你要冷靜一點告知我情況，我才可以幫到你啊！」一位警察說。

「是這樣的！我剛才和女兒去吃完早餐後，便到停車場取車準備駕車離去，由於我忘了繳付停車場費用，便叫女兒在車旁等候我回來。但……但我回來後，女兒便不見了！」阿雯慌張地說。

「你先冷靜一下，你家人會否已帶了她回家？或者她是否自行回家了？近來有沒有特別事情發生？如受人恐嚇或有不明人士跟蹤？你是在哪個地方不見了女兒？」另一位警察問道。

「我想起了！早幾個星期前，經常有不明來歷的電話打來我家，又沒有聲，近來又覺得好像有人監視我們似的，而我女兒早幾天說過，有個叔叔打過電話來問她的居住環境及家人，還有一次在家門前玩耍，又有個叔叔摸她及給她糖果，總之！我現在不見了女兒啊！嗚……」阿雯開始失控痛哭了。

雖則這小朋友失蹤未夠半天，但對於一個母親來說，當然是緊張不已。案件雖有可能是一場誤會或家庭問題，不過失蹤者是一個小朋友，而且按阿

雯的資料提供，也不似是一件普通失蹤事件，故此警局也馬上派出警員，跟隨阿雯到出事現場調查。

從阿雯口中透露，小盈瀛的失蹤，懷疑是有可能涉及一個變態者的行為，故當局極為關注。

案發不夠數小時，經警方及傳媒呼籲下，事件有如洪水一樣傳遍整個大馬，由於失蹤者是一個天真美麗的小女孩，當局懷疑有變童兇手出沒，隨即引起了全國人民的關注，有不少自願人士及民間團體，也加入搜索行動。各人都希望盡快找到這個小朋友，也希望她可以吉人天相。

二〇〇七年七月七日，事件傳到一個名為「馬華檳州婦女組」，她們了解過事情及阿雯的情況後，便馬上為此事召開了記者大會。在大會上，阿雯雙眼通紅，眼肚瘀黑，似是沒有安睡，她先定神說：

「各位朋友，我在此希望大家幫忙，我的女兒黃盈瀛昨天在峇央峇魯巴剎停車場內失蹤了。我……我……請大家幫我……找回我的女兒……嗚……」

說到此，阿雯已聲淚俱下，哭成淚人，再也說不出半句話。在場人士看到這個情況，無不心酸，此時婦女會組員唯有代為打完場，及要求各方可以施加援手，盡力協助尋找盈瀛下落。同時間，這婦女組織也印製了過千張尋

人傳單，動用所有人手在街上派發，希望引起全國人民關注，也希望從中發掘多一點點線索。

此事也引起大馬政黨黨員的關注，他們決定一同加入協助行列，動用工作人員搜尋小盈瀛下落。可惜到晚上仍未有任何進一步的消息。

七月八日，案發後大約二十小時，一切所得的資料都沒有多大用處，事件至今仍毫無進展，危險也愈來愈大。為了鼓勵市民積極提供線索，峇央峇魯福利協會發出一萬元賞金，給提供女童行蹤消息的人士。

這天一大清早，阿雯和同居男友王志良（簡稱「阿良」），連同婦女會工作人員及主席黃女士，一同到出事地點呇央呇魯巴剎派發尋人傳單。身為母親的阿雯和阿良不斷向途人要求幫忙留意。

忙碌了一個早上，大家已經汗流浹背，小休時黃女士剛好在阿良身邊，便問道：

「王先生，聽說小盈瀛不是你的親女兒是嗎？」

「是……（很哀傷的樣子）……雖然她不是我親生，但我當她有如親女兒看待……我最愛是聽她唱歌，她也對我很好，當我如生父一樣。如今發生

這件事，實在令我十分擔心，我寧願出事的是我。」阿良回答。

黃女士聽到阿良的對答，心中也暗讚他的氣量和親情，估不到他可將人家的孩子視如己出。看着他和阿雯努力地叫途人留意，也明白這個小朋友對他們是何等重要，故此她心中決定無論怎樣也好，定必要找到線索，找到這個小女孩的下落。

但又有誰會想到，再過數小時，大家便會明白這兩個人其實是披着人皮的野獸……

尾巴敗露

在警局中。

「已二十多小時，全國警察連同民眾集體行動，居然都找不到一個小朋友？阿來，你真的找過任何一個有可能性的地方？」探長波叔問。

波叔是一個很出色的探長，過往有數宗大案件，都是由他精密頭腦的推理才破案，而他手下阿來，也是一名聰明的勇探，是波叔的得力助手。

「有啊！不過大部份人的口供，不是沒有太大印象，便是只看到阿雯一人，也查過其中一部防盜攝錄機的影帶中，拍攝到的也只有阿雯一人，沒有

人見過她的女兒在身邊。由於只有餐廳收銀機上的攝錄機有拍到影像，故也可能是女孩坐在遠處，而沒有入鏡頭吧。但職員提供資料，也沒有印象見到有一個小女孩單獨坐在店內。」阿來道。

沈思了一會，波叔再問：

「那你可否再說一次阿雯兩母女的背景？」

「事主黃慧雯及黃盈瀛，她們住在亞依淡新市鎮幽夢園門牌11-05-3A號的組屋單位，阿雯早已和先生分居，現在只和女兒及她的男友王志良居於上址。」阿來道。

「那……事發時她們各家中成員在哪兒？有沒有不在場證據？」波叔問。

「事發早上，阿雯和盈瀛一同去了峇央峇魯巴剎吃早餐；阿雯前夫黃榮秋先生已移居中國雲南很久，這個月也沒有入境記錄，暫時也未聯絡到，其他親人都住在遍遠的地方，也有不在場證據，而阿雯的同居男友王志良，則在家中休息，到事主致電才知有事發生……」阿來再翻看檔案。

「在家中？也是說除了阿雯可證明他一直在家中，就沒有其他人可以做證？」波叔問。

「暫時沒有啊。因為他說是一個人在家中睡覺，而他們又只有三口子同住，故沒有人可以證明。」阿來說。

「那鄰居有沒有再說其他，例如聽到他們經常吵罵？小朋友大哭等等？」波叔問。

「這個……有！隔壁的鄰居說經常都聽到小朋友在大哭和大叫，似是被打的大叫。而他們三個人相處同住也沒有半年時間。」阿來說。

波叔深思了一會兒，吸了一口煙，細心想，覺得事件有點不尋常，因為他翻看了多次阿雯的口供和證人的口供，發覺由她食早餐到去停車場付款處付款，各人的口供中均沒有提及看到一個小女孩。由於餐廳是開放式，沒有

人留意也不出奇，但問題是，既然阿雯明知有懷疑變態人士跟蹤她們，身為一個母親，如果她是緊張和愛錫這個小朋友，沒可能會留她單獨在這麼靜的停車場。

而且，按推理她們兩母女由到達停車場，到餐廳吃早餐，再回到車場取車子，應該有不少途人會看到，就算不留意，也不會這麼多人之中，卻沒有人提及或肯定見過一個小女孩吧？為何所有口供及人證，都似乎完全沒有這個小朋友的存在？而餐廳職員也沒有一個看到？

另一個重要問題是，阿良說他一直在家中，到阿雯通知才知出了事，這個口供表面看似沒有關係，但另一方面，鄰居說上址經常發出小朋友被打罵的哭叫聲……

波叔心中愈想愈古怪。

「阿來，這天應該要上班，是嗎？」波叔問。

「是啊！是平日，應該要上班的。對了！波叔！」阿來忽然想到一個邏輯性問題。

「那天是平日，基本上任何人都要上班，也要上學，事發時間是上班上

學中的時間，為何事主無故會帶女兒出去食早餐？又不是那小朋友生日，而那男的沒有工作嗎？」波叔問。

「呀！他暫時失業……還有一點是，他曾入過戒毒所。」阿來說。

「那即是說，他有可能經常在家中，對着那小朋友打罵，所以鄰居經常聽到懷疑毆打小朋友的哭聲。他也曾染有毒癮……莫非？」想到此波叔開始有點懷疑了。

「這兒還有一個新消息，據他們住所附近一個油站有職員報稱，在案發前一晚大約十時，有一個酷似阿雯的女人和一個黃種男人，到他們處買了電

油。」阿來翻看資料道。

波叔將疑點一一向阿來分析，大家都覺得有點不合邏輯，故馬上再請阿雯回來問話。

「阿雯女士，我們收到消息，懷疑你女兒有可能出了事，因為今早有人發現有一具屍體。」波叔用假話道。

阿雯一聽後，心中一震，眼神及表情馬上有點緊張。波叔審問犯人這麼多年，直覺告知這似是有作虧心事的表情。停了一會，阿雯吞一吞唾液，便說：

「是……是嗎？你們在哪兒找到？」阿雯問。

「這個暫時是機密，不過我們有理由懷疑這小女孩被人謀殺棄屍。」阿來說。

此時，阿雯開始表現得有點不自然，波叔再問：

「阿雯，為何你這麼緊張？你女兒出事了，為何你會那麼緊張？你看你雙手為何緊握在雙腿上？你很緊張麼？」波叔開始盤問她了。

由於懷疑案中有案，波叔和阿來再施加壓力，看看阿雯到底在說真話還是假話，處處追問可疑點，令阿雯愈答愈亂。四小時過去了……

「現在我問你，為何你知道有陌生人對你女兒不利，你仍會大意地留她

在停車場？為何沒有人見過你帶着黃盈瀛出現？王志良是否仍有吸毒？你們有沒有虐打女兒？你們案發前一晚買電油做甚麼？快說！」波叔質問阿雯。

經過波叔不斷強硬及馬拉松式的質問，阿雯已陷入精神崩潰及良心責備狀態。

「好了好了!!我認了!!我認了!!不要說啦！我的確是講大話！是王志良殺了她，是志良殺了她的！嗚……我不知道，我不想的……嗚……女啊……媽媽對不起你啊！嗚……」阿雯已經受不起內疚而招認了。

這已是案發後三十小時，警方馬上發出通緝令，要拘捕王志良回來協助

調查，本來阿良以為是一個天衣無縫的殺人騙局，如今已經東窗事發，未知真相經已敗露的他，很合作地跟隨警員回警局助查。

殺人者一定是心虛，警員分別跟他們二人錄取口供，發覺疑點重重，也有很多不合理之處，例如阿雯說阿良是在家中，但阿良又說他外出了等等。

經警方不斷的盤問，真相開始一一揭開。結論是小盈瀛確實已經死去，而且更被分屍及毀屍滅蹟。而經綜合起來的口供，波叔推理出案情的大概是這樣的。

是寄居於娘家，後來阿雯認識了阿良後，阿雯以為有個男人在家做經濟支柱，便不必再勞煩老人家照顧女兒，自己則可在家中照顧女兒，因此便接了女兒回來同住。但阿良不務正業，經常在家中百無了賴，反而要阿雯再出去工作，阿良則在家中照顧小盈瀛。

期間，因為女兒對母親的新男友（阿良）沒有甚麼好感，也因為不習慣新環境而經常大哭大鬧，亦由於小盈瀛經常要和媽媽同睡，也阻礙了阿良和阿雯的私生活，憎恨日積月累下，阿良便經常虐打小盈瀛來發洩。

直至二〇〇七年七月五日大約傍晚時份，阿良吸了毒品後，剛巧小盈瀛

又在吵鬧，阿良受藥物影響下，再度毒打小盈瀛至內傷，後來更傷重死亡。

阿雯回家後發現女兒已經死亡，被嚇得不知如何是好，後來阿良不知用甚麼方法說服阿雯後，竟然殘酷地肢解小盈瀛，然後連夜運到不同地方燒屍處理。據他們透露，死者部份的屍身經已給火化燒焦，死無全屍。

「無論怎樣，就算是化灰也要找回一點證據！否則就給這人渣逍遙法外了！」

波叔對阿來及眾部下命令。

一聲令下，眾警員手中掌握資料便出發，到各棄屍地點搜尋被肢解的

屍體。據疑犯提供的地方，包括有垃圾站、山邊、河邊、墳地等等。經多個小時的地毯式搜索，懷疑藏屍地點中有一個墳地的其中一個墓前，找到有一個似是剛剛燒焦的痕蹟，而這個痕蹟令任何人看了也毛骨悚然，這焦痕有如一個小朋友的身形，警員也在附近找到一點小骸骨、毛髮及未燒毀的衣服。

疑犯也說他們將屍體燒至熏黑，再掉入河中，其間警方也有派員到河流一帶搜尋，可惜仍未有發現，及後警察再到事發單位調查，也發現有少量血漬灑在牆身暗處，警察們便收集所有證物，一併帶回局中調查。

七月二十日，鑑證科房間內。

「怎樣了，報告出了嗎？」阿來向鑑證科同事問道。

「對了，一切吻合，血漬、骸骨、毛髮、衣服上留下的纖維組織等等，都是來自同一個人的DNA，也就是受害者黃盈瀛的。而當中現場證物上黏上的纖維，經化驗後，證實夾雜了大量王志良及鄭慧雯身體組織的DNA，所以我有理由相信他們是疑犯。」鑑證部同事說。

阿來肯定了消息後，便馬上通知波叔，波叔也心知這對狼心狗肺的豺狼終有露出尾巴這一天。他馬上向拿督宰瀚生請示過後，便決定根據第320條

刑事法，起訴阿雯及阿良蓄意謀殺小童黃盈瀛。

據知這案件真相曝光後，所有曾出力幫忙的人士，團體及官員，都無不既驚且怒，驚是這對兇手可如此冷靜，欺騙了全世界人的善心，怒是絕對無法原諒如此禽獸的行為！

但是小盈瀛的屍身，除了當天警察們找到的零碎殘肢外，最重要的頭顱仍是下落不明……

殘魂上身

在二〇〇七年十月，我和「怪談」拍攝組正好計劃到大馬檳城拍攝最新一輯「大馬不思議手記」，在此之前也從報紙中得知這宗駭人命案，也打聽到數月前在龍鳳宮曾做過一場有關招魂（小盈瀛）的法事，反正龍鳳宮都是今輯一個必經地點，故我們便提早行程，到達後第二晚到那兒拍攝。

我們抵達龍鳳宮後，便拜訪宮內主持「大伯爺」（又稱白無常），談及這件事時，據大伯爺稱，由於小盈瀛死時被毒打，肢解及火燒致死無全屍，

故魂頭一定被打得四散，所以榮秋便找大伯爺為其招魂打齋，希望可以令女兒早日登極樂投胎，以免化成孤魂野鬼。

可惜法事並不太順利，可能是小盈瀛魂太弱，大伯爺花了很久都無法招喚小盈瀛的三魂七魄，故後來也暫時將收集到的殘魂封在宮中一個檸檬內。

得阿Ben事先安排，當晚我們也相約了黃榮秋先生（小盈瀛生父，簡稱「榮秋」）到場，親身向他了解事件真相，當我們由當事人生父口中得知內幕後，眾人無不驚訝！正所謂「虎毒不吃兒」，我也無法想像天下間有母親居然可以包庇一個殺人犯殘殺自己的女兒。

跟着我們要求榮秋及大伯爺可否給我們接觸被封在檸檬內的小盈瀛殘

魂，估不到他們一口便答應了，大伯爺便挑選了Rachel作為見證者，原因是女性的通靈力比男性好，尤其面對這力弱的殘魂，一定要找一個心地純潔的女性才可。

隨後，大伯爺準備好了一切，便開始作法引小盈瀛的殘魂和她們溝通。不過法事開始後不久，可能是Rachel太過驚慌及體弱的緣故，她只感到一陣寒慄後便開始感到頭暈及不適，故我們也馬上停止她和小盈瀛的通靈行動。

跟着大伯爺便再選了思敏通靈，而今次就比較順利了。

「盈瀛……你在這檸檬內嗎？」思敏問。

檸檬在轉着，也是代表「是」。

跟着我們再問了一些簡單的問題，隨後就再沒有動靜，我明白這是魂頭力有不足的現象，所以我們也到此為止了。

法事過後，我回想剛才榮秋將他愛女的相片交給我們看，我看着小盈瀛生前精靈的模樣，甚是可愛，可惜勢估不到，一對野獸居然可以如此重手，虐打小盈瀛致死後，更將她肢解及燒屍，令她死了一次又死一次。實在令我有說不出的心痛。

原本我們行程中只是拜訪龍鳳宮及榮秋，了解一下當天法事及向小盈瀛

通靈，並沒有預算再追蹤這案件，不過經過今夜的事，和當事人生父接觸後，各人的心中也有一股正義之火在燃燒着，似要想為這件事出一點力。

我本於一個「緣」字，也本着祖師助人為善的精神，我說：

「達、Jackie女、Ben，我想你們都知道這件命案，是很令人痛心疾首，天怒人怨，既然我們來了，也是一種緣份，我不想袖手旁觀，不如我們改一改行程，我試試看可否幫小盈瀛招魂，幫他們一點忙，好嗎？」

他們眾人沈思了一會……

「我沒有所謂！反正我們經常有突發任務呢！」阿Ben說。

「在一個有良知的人身上，我覺得我們來到這裏，正如師傅說是一種緣份，要我們出一點力。我贊成改行程，何況師傅和我們一起這麼久，也沒有求過我們，我們不如一同去看看吧！」Jackie女雖是一個很硬朗的女孩，但也雙眼通紅的說。

「這個（沈思了數秒）……好的，我們明天行程全部改為主力報道及追蹤這件事吧！阿Ben，你去安排一下，公司要解釋的問題，我自會解決了。」阿達堅決地說。

阿Ben隨後便向榮秋表示我們的要求和心意，他聽後連番多謝我們的善

心，並馬上答應我們為小盈瀛進行另一次招魂儀式。

可能是小盈瀛魂頭太弱，所以在龍鳳宮招不了她的魂魄，以我經驗得知，如有這類似情況，到兇案現場或他生前住過的地方直接招魂，是最好的一個選擇，事關死者的魂一定會殘留在這些地方一段時間，所以我們便預約好第二天到小盈瀛生前居住的地方，她的婆婆王世華（簡稱：「王婆婆」）家中進行招魂儀式。

順帶一提，在節目推出後曾有人問，為何當天疑犯阿雯可以在場一同招魂，而不是在拘留所？這個我起初也是摸不着頭腦，但事後才得知，原來根

據當地法律，不是兇手是沒有罪的，也即幫兇是不犯法，故阿雯在事發後向警方轉為污點證人，頂證一切均是阿良下手，自己是被教唆協助處理屍體，而被暫時獲釋，這法例可真耐人尋味。

言歸正傳，當天我們先約了榮秋在酒店大堂等候，打點好一切後便出發，而阿雯、王婆婆及其他家人，則在家中等候我們前來，在進入屋苑範圍時，可能是我的靈力波動而被觸及的關係，心中有一陣悲痛感覺閃過。

到達小盈瀛婆婆的家中後，我首次接觸到阿雯，她的外表並沒有特別兇

狠或奇怪，不過神情就十分悲傷，而她和秋榮並沒有交談或坐在一起，可能是榮秋不願意，根本沒法相信或接受她的過失，但由於今次要她招引其女兒的靈魂，故無可奈何之下，一定要阿雯出席這個儀式。

我看過了屋中的情況，及在神位前上了清香後，便開始準備招魂用的器具。但由於小盈瀛是死於肢離破碎及死時極度驚嚇，魂頭一定是殘缺不全，故用一般招魂法未必可招喚其魂魄。

故此我引用了道家「太乙真人蓮花轉生之法」，也即《封神榜》中，哪吒削骨肉還父母死後，太乙真人用蓮藕及蓮葉重做其身體轉生之法，事關他

們有一個共通點都是肢離破碎，故我覺得這個方法是可行的。

一切準備就緒，法事便開始，開始後不久，眾人都全神灌注望着我，而忽略了身邊的事。大約十分鐘後，思敏發覺身邊的Rachel有點不妥，好像頭暈暈的站不穩。但法事在進行中，又不可有聲音，故思敏抓着Rachel的手，再推一推她，試圖用身體語言問她是否不適，不過Rachel則點點頭表示還可以。

當時我正在聚精匯神作法，當我勅令一起！身邊的Rachel馬上翻白眼暈倒了！此時我知道小盈瀛的魂借了Rachel的身體，於是我馬上過去用指訣壓

着Rachel，先穩定了她的身體及元神。

「小盈瀛來了，但很弱，不會停很久，你們快來問問她！」我催促眾人道。

在一旁的小盈瀛家人，前一刻被這情況嚇呆，此時才如夢初醒，王婆婆及阿雯馬上上前向着完全失去自我意識的Rachel問：

「是你嗎乖孫……嗚……盈瀛啊！」外婆問。

「是媽媽啊！盈瀛……嗚……你在嗎？」阿雯問。

「是……很冷……」Rachel（小盈瀛）氣若浮絲道。

這一刻他們家人對小盈瀛的思念，有如山崩般爆發出來，只是一句回應，就像是令小盈瀛還陽一般感動，外婆和阿雯已哭成淚人。王婆婆的情緒完全控制不了，不斷喃喃細語：「小盈瀛回來了，真是我的乖孫。」

「女兒啊！嗚……是誰？是誰害死你啊？」阿雯問。

「是……（很弱的聲線）是……哥哥……」Rachel（小盈瀛）答。

此話一出，眾人都已知道兇手真的是（法律上是「極有可能是」）阿良。

「那你的身體在哪兒啊？說給媽媽知？嗚……」阿雯再問。

「很冷……水……淆……黑……」Rachel（小盈瀛）開始沒有聲了。

當Rachel（小盈瀛）回答了這最後一句後，我只感到那股氣已經不存在，我說：

「她走了……太弱了，她無法停留。」

跟着Rachel一軟便整個人倒在地上，我們馬上抱起了她入房間休息，幸好她很快便回復了知覺，並向我們問剛才發生甚麼事，她現在整個人都完全沒有氣力，頭也很暈。

看到王婆婆哭得肝腸寸斷，榮秋滿眼通紅，我的心實在既悲且酸。一個

可愛的小朋友，就這樣和家人陰陽相隔，試問要多少時間才可修補這個傷口？

反看阿雯，也是哭成淚人，但既然明知有今天的後悔，為何當天她要協助兇手瞞天過海？我實在有一種衝動想責問她一番，不過今次主要目的是幫小盈瀛招魂，何況只要是有罪，法律一定會制裁，故此作罷了。

事後Rachel問我到底發生了甚麼事，為何小盈瀛會上了她的身體。我便解釋說：

「因為你（Rachel）本身是一個教徒，所以在心境方面會比較單純，如

碰巧『頻道』相近的靈體，便會比較易受他的力量影響，而在龍鳳宮你曾接觸過小盈瀛的殘魂，便成了一條引線。而今次我作法時，因為你在眾人中的精神力是最純，等同一張白紙，加上昨天的接觸，故此小盈瀛便進入了你的意識，用你的肉體來和我們溝通，可惜她的魂真是很弱，所以都是停不了很久便消失了。而一般曾給上身的人，事後身體會有如做完苦工一樣辛苦，這也是基於靈體吸取了你的精神來支持自己現身所造成的後果。但你放心吧，我一會兒幫你做場儀式，那便沒問題了。」

說回小盈瀛婆婆一家，雖然我對這家人很抱歉，無法可以招回小盈瀛

的魂魄回來，但起碼也得知由她親口說的真兇，以及她的頭顱大約在何方。

「對不起大家，我已盡力了，由於今次我沒有太多準備，而且你女兒的魂魄也實在太弱，暫時我也沒有可行之法，我回去後看看可以再怎樣做，然後再聯絡你們。」我向王婆婆一家說。

榮秋和阿雯也沒有介意甚麼，他們已很感謝我們這樣無私的幫忙，所以他除了道謝外，也不知說甚麼好了，而王婆婆則邊哭邊要求我再找她的孫女回來，阿雯上前阻止她的跪求，也告知她不要再麻煩我們了。

「婆婆，不要這樣，你放心，我先回去準備，我可以幫忙多少，便幫多少，放心，不要哭了，人死不能復生，只要事件可水落石出便是對小盈瀛最大的安慰了。」我握着王婆婆的手說。

看着王婆婆的悲傷，我眼中也不禁流下了一兩滴眼淚，不過現實是現實，除了傷心及悲痛外，人去了，便是去了，不可能再回頭。白頭人送黑頭人，實在是任何人也不想看見的場面。

打擾了差不多一天，我們向小盈瀛一家道別後，也收拾器材離去，回程時我心中反覆的想，然後再屈指一算，便說：

「達！明天可否抽一點時間？我看她的頭顱應該在燒屍墳地附近的河

流，我們去碰碰運氣好不好？」

阿達想了一會。

「也好，反正明天的拍攝安排在下午後，早上我們可以試試！」阿達回答。

「甚麼？真的去找人頭？」Jackie女問。

「是啊！你怕嗎？」阿Ben說。

「不……我才不怕，有甚麼東西我沒有見過!!」Jackie女說。

不過我卻看到她的手在震抖……

第二天早上，我們便出發到燒屍現場附近的一條河流（松林花園後）進行搜索，阿Ben也安排了一些仵工及人士協助打撈。

「啊！師傅!!」一位工作人員大叫，我急急跑上去。可惜原來是一個沾滿了泥濘的皮球，再一會後，時間也到了中午，我表示不用再找了，可能頭顱早給沖了出外海或大河段了，所以今次也是無功而還。

我們唯有收拾好心情，繼續向餘下的行程進發了。

祖師指引

回到澳門後，這段日子我一有空餘時間，便會想方法嘗試去看看可否再次招喚小盈瀛的魂魄，但我翻了很多典籍，都是未必可行，事關上次我用的方法已算是最可行了，但仍未能做到，為此我一直耿耿於懷。

直到節目播出後，官方收到極多觀眾來電及來信，要求官方跟進這件事，也要求我可否再次為小盈瀛到大馬招魂，令她可早日安息。雖然我心中也有同一個希望，可惜我仍未找到解決辦法。

在第三晚的節目，曾給小盈瀛附身的Rachel是該集的嘉賓主持，也是播出她被小瀛盈附身的一集，電視台希望可以現場直接訪問她當時的感

受。

可能是Rachel曾給附身，受小瀛盈餘下的精神波動所影響，在節目播出期間，她接受思浩訪問時出現了歇斯底里的現象。

當時她只說了一句：「求你們幫助她，我不想說啊……」她說罷便直奔出錄影廠，當時大家都給這個突如其來的情況嚇呆了，我看見情況有點不妙，也不理會節目正在直播中，馬上就追出去看個究竟。

因為曾經有一個個案，是一位曾被附身的人，因為受靈體的殘留精神影響，而出現不能抽身的情況，嚴重者更可能會自殘身體，甚至有自殺傾

向，需要長期接受精神治療，故此Rachel出現這個反常現象真的不是開玩笑。

我和其他電視台員工一同追出去影棚，看到Rachel瑟縮一角，不斷的自言自語：

「求你們幫幫她……嗚……求你們幫幫她……」

她抱膝坐在地上，一直不斷重覆這句話，就像一個飽受驚嚇的人無助地哭叫；如不明白整個過程的人，一定以為她有精神病或受到甚麼傷害。

我上前半跪着，然後輕聲地說：

「你怎麼了Rachel？是小瀛盈嗎？」

「她很慘，求你們幫幫她啊！嗚……」Rachel一邊哭一邊說。

「不要擔心，師傅一定會盡力幫忙的。你現在只管放鬆，慢慢放鬆，向着有光的地方走，慢慢來不要怕。」

我輕輕拍着Rachel的手安慰她，並暗地裏用法科幫助Rachel安定心神，以保她不致受到同化而無法抽身。

過了一會兒，Rachel開始冷靜下來，情緒也回復穩定，她只覺得身體十分疲倦，她憶述之前的事有點迷糊，只覺自己剛才完全不受控制，一直大哭

和覺得十分悲哀，而且更不由自主地不斷重覆着一句話；我明白這便是如我之前所說的，當事人受到亡者附身後，被靈體殘餘的精神力影響，導致出現失去自我意識的現象。

事後我為Rachel做了一個簡單的驅邪儀式，然後便由公司員工陪同下，送她到醫院作身體檢查，幸好都沒有大礙。

發生了這件事之後，我覺得小盈瀛的事不可再拖。在種種預兆下，這件事似是一定要我去幫忙，只不過我真是暫時無法再作進一步行動。究竟如何

可以幫得上忙？當時仍是萬無頭緒。看着壇上的祖師爺，我上了一炷清香，心中懇求祖師爺可給我一個指引。

有一夜，在夢中我看到一班着白衣的人在一同打坐唸經，其中一個坐在中間，金光閃閃的長長白鬚老人，站起來向我笑着，並指向這班白衣人，然後我便醒了，此時我猛然想起一個方法，團結便是力量，那老人一定是祖師，他想指引我明白，一人之力有限，但合眾人的念力，可能會成事，故此我馬上致電給阿達（那時是晨早七點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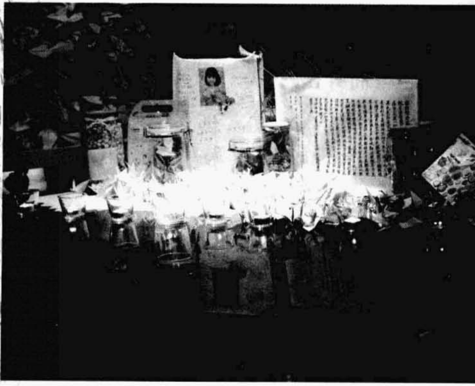
「阿達，師傅啊！我想到方法了！但我要你們幫忙。」我很興奮地說。

可憐的阿達剛開完夜班，又剛巧忘了關手機，便給我吵醒了。他不過還是很多謝我，並沒有怪我，還慢慢聽我的要求。

「我希望電視台向各位觀眾發出幫忙通知，我要各位對小盈瀛的善心，我要他們的祝福！不論甚麼也好，只要是誠心向小盈瀛祝福的東西便可，我要借助眾人的念力！我一個力量是不足夠，但一大群人的力量一定足夠！」我說。

雖然阿達仍未及回魂，但聽到這個提議後也感到可行，便和我繼續談下去了。

就是這樣，在官方及一班熱心人士支持下，這個「小盈瀛安魂大會行動」便展開了。由於此事早已引起極大多數人士關注，如今有這個善舉，大家自然不遺餘力，一同幫忙對外宣傳，事件很快有如大浪般傳遍東南亞各地，官方也收到很多來自不同地方寄來的，送來的誠心祝福字句、心意咭、禮物等等。最令我感到敬佩的，是一位善長親手抄寫了一套心經給小盈瀛以慰其魂。



一眾善信向小盈瀛送上祝福禮物

直至安魂大會當晚，禮物仍是不斷的送來，很多善信也不計較地親身到有線大樓現場，一同參加這個儀式。我看到大家的熱心，完全感受到人間有情這句話，一個身在千里，和大家完全無關的小朋友，居然可以令大家團結，更萬眾一心提供念力來超度她，這一股現場氣氛是無可言喻的莊重。

到節目尾段，安魂大會開始，「怪談」四大師傅引領現場及在家的各位善長，一同唸出安魂經文，以眾人的念力一同超度及將眾人的念力灌注在祝福品之中。期間，我感到一股力量在壇上流動着，有如一股強大的正氣在等待，拯救這個迷失的小孤魂。我知道我們一直需要的，便是這股力量了。

事後，由我們四位師傅帶領，讓現場到來的善信們到有線大樓街外化寶。完結今次的儀式。

第二天早上，我們馬不停蹄的，帶同昨天晚上經大家灌注祝福力量的物品，又再次飛到大馬找大伯爺，再來一個超度大會。由於今次我不是孤軍作戰，而是帶同眾人的祝福前來，所以大伯爺為此感到十分高興，因為他推算這次一定會成功了，也馬上作出準備。

儀式當晚，有不少身在大馬居住的怪談支持者，也親身到現場來拜祭，而小盈瀛生父榮秋也在場。時辰一到，大伯爺便開始作法，我們聽從大伯爺

指示，把送去的祝福物品，慢慢一件件的化去，將眾人的力量送到小盈瀛的殘魂身邊，給她一個新的力量重生。火愈燒愈旺，也有善信拍下照片，告知隱約看到在化寶中的火焰附近，浮現一個模糊的小女孩樣貌。

而大伯爺事後也表示，今次他感到小盈瀛的力量凝聚力很強大，而且還很成功，相信小盈瀛已有足夠力量到極樂安息之地。

到此我相信我們要做的，已經告一段落，我十分感謝祖師的提示，也十分多謝大家的善心及念力，餘下的便是看法律怎樣審判這個疑犯。

跟着來的數月，案件仍是一拖再拖，由於找不到更有力的證據，再加上阿良向傳媒投訴自己被屈打成招，兇手不是只有他一人，並要求換律師等等……令案件一直僵持不下。當大家正擔心案件會不了了之的時候，真正的結局往往是出人意表。

在二〇〇八年二月一個晚上，我發了一個怪夢，那是一個伸手不見五指的地方，我在一片漆黑中，看到有一個光點慢慢由遠而近，那是一點很弱的光，後來這個光點愈來愈近，我看到一個疑似小朋友的身影。

「多謝你啊！白衣菩薩的師傅，你和白叔叔送給我的火，很溫暖啊！有很多哥哥姐姐要帶我走了！那兒很光很暖，我不用再一個人啦！再見！」

一把小孩子的聲音深深將這段話印在我的腦海，我回答不了，也做不了甚麼動作，我最後只見那點光慢慢的向上飛去。期間，我只忽然看到一大片光自遠處爆出，隨後我便醒了。

這是個很真實的夢……因為我醒來時，眼邊仍殘留着一點淚水。

當我再靜靜的想……夢中的小朋友是……是小盈瀛嗎？

自從那一次大馬的超度法會後，我沒有再感覺到小盈瀛的靈魂在陽間徘徊，也相信她應早登極樂了。

但為何會忽然發這個夢？是小盈瀛報夢？是她感激大家的熱心？還是潛意識的一個夢？

我此刻真的摸不着頭腦……

第二天，我接到一個電話通知。

「師傅！王志良死了！」

我瞪大了眼，立即問死者是誰，他再說：

「是小盈瀛案件的兇手啊！今天有人發現他在拘留所中吊頸自盡了！」

我聽後不禁心神一震!!再馬上想起昨天的夢，眼前我第一眼看到的，便是壇上的祖師爺，他臉上彷彿流露一種微笑的和應。

雖然罪仍未定，案仍在查，阿良在法律上，未算是一個罪犯，但在民眾心目中，差不多可以肯定他是殺人犯，只是我們制裁不了。

上天眼看如此，就親手去審判，故此這結局是離奇得無法估計。

得知這個消息後，我當然第一時間聯絡了阿達，剛巧阿達也從新聞部那邊得知這件事，由於事出突然，極之出人意表，「怪談」拍攝組便急急向公

司申請，隨即飛往大馬了解事件。

不過很可惜，當地官方對這件事並沒有透露太多，也不願接受訪問。他們只說一個答案。

「王志良被人發現在拘留所中吊頸氣絕身亡。」

而阿良在拘留所的死亡，坊間也流傳着不少版本，有說他受精神困擾下自殺，有說是小盈瀛索命，有說是給其他犯人打死，有說是內部用刑，也有說是他因此事欺騙了某些有勢力人士，有人替天行道而買兇幹掉他等等……但並沒有一個實質答案。不過怎樣也好，人民心中的主要兇手已受到裁決，

至於另一位懷疑幫兇阿雯日後如何就暫未有結局了。

「天網恢恢，疏而不漏。」人在做，天在看，你否認做過的事，不等於沒有做，人家不知的，也不代表你可瞞天過海。「因」便是「因」，有因一定有果。或許當中的事實，只有上天才會最清楚，才忿然將兇手「定罪」。

回想起那夢中的小黑影，我很相信那便是小瀛盈向我及大家告別，因為她終可解脫，到極樂世界生活，雖不知是真是假，但一個和我素不相識，我只是盡一點點綿力去幫助的小朋友，居然會向我報夢道謝，我的心中不禁泛起一絲感動，當然，也要多謝大家及各位師傅的力量，才可將這份愛和光送

到她身邊，令她可以在黑暗中重見光明。

別了！小盈瀛，希望你來生可以有一個更豐盛的人生。

附：小盈瀛燒屍案時間表（僅作參考）

二〇〇七年七月六日小盈瀛母親報警稱自己女兒黃盈瀛失蹤

二〇〇七年七月八日檳城華人團體懸賞，號召市民一起找小盈瀛。

二〇〇七年七月九日檳城警方宣佈偵破小盈瀛失蹤案件，並證實小盈瀛於七月五日已遭殺害及被肢解燒屍。同日小盈瀛母親及其同居男友被警方拘捕。同日黃昏警方在疑犯帶領下尋回小盈瀛部份身體，器官及頭部至今仍未尋回。

二〇〇七年七月十二日事發後三天小盈瀛父親從弟弟那裏得知小盈瀛遇害。

二〇〇七年七月二十日脱氧核糖核酸（DNA）報告證實起獲的骸骨屬於小盈瀛，警方於當天下午正式提控王志良和鄭慧雯。

二〇〇七年七月三十日當地師傅舉行小盈瀛招魂法事。

二〇〇七年十月十一日司徒法正師傅與「怪談」製作組一行十五人抵達檳城。

二〇〇七年十月十二日司徒法正師傅和製作組於晚上到龍鳳宮，「怪談」製作組成員余思敏也在「大伯爺」的指導下，親身體驗與小盈瀛通靈。

二〇〇七年十月十三日「怪談」製作組到小盈瀛的婆婆王世華家中拍攝

招魂的情況。

二〇〇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疑兇王志良再次提堂。

二〇〇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怪談」為小盈瀛安排了一場安魂祝福儀式讓大家參與。

二〇〇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司徒法正師傅和「怪談」製作組帶着大家的祝福紙鶴再次前往檳城進行夜祭。

二〇〇八年二月十七日小盈瀛向司徒法正師傅報夢。

二〇〇八年二月十八日小盈瀛案被告王志良在獄中自盡吊頸身亡。

魂斷猛鬼屋

在臨近九七年的時候，香港有很多人都選擇移民到國外，主要原因是害怕香港回歸之後經濟會變差，對前景十分擔憂，於是陳先生也舉家從香港移民到加拿大。陳先生在香港也是屬於有錢人家，所以到步後就選擇在加拿大買了一間大屋，希望在那裏落地生根。

但是陳先生萬萬也想不到這竟然是一個令他後悔一生的決定。

機場裏人來人往，有來送機的，有來搭機的。每個人都來去匆匆，機場候機室裏坐滿了等候的旅客，嘈雜的腳步聲和拉着皮篋來來去去的聲音，令阿靜的心情更加煩躁。

「乘搭CL411班機往加拿大的乘客請從速辦理登機手續。」機場裏的廣播響起來。

「是時候辦理登機手續了，快拿好行李。」陳先生說道。

阿靜無奈地望着來送機的朋友，依依不捨的鬆開和他們緊握着的手。

「你到那邊之後要快點適應新生活，如果想我們就回來吧，如果要我們去探你，恐怕要等很久了。」雖然阿Ling說得好像很輕鬆，但她眼眶裏的淚水在打滾着，一不小心就會掉下來。

阿靜也強忍着淚水，她不想在現實中上演電視劇才有的「淚灑飛機場」的場面。

兩個月前

「不要，我不要去！要去你們自己去。」阿靜一說完就馬上回到房間。

「你不要這麼任性好不好？我們選擇移民都是為了你，你怎麼可以這麼說呢。」媽媽苦口婆心的在門外跟阿靜說。

「不要管她願不願意，這次移民事在必行，不到她說反對。」爸爸堅決的說。

「嗚嗚……每次都說為了我，其實都是為了自己。」

阿靜躲在房間裏哭，又再一次流着淚入睡了。這已經是這星期之內第四、五次哭了，還是為了那個不想妥協的問題。

一個月前

「細聲一點，被訓導主任看見就慘了。」阿靜低聲說。

「知道了，你放心。不要忘記我可以在一個星期爬這個欄杆兩至三次，從來沒有被人發現過。」阿Ling得意地說。

「好了好了，你以為你在賣廣告呀?愈說愈興奮。」阿靜無奈地說。

「我先過去，你等一下慢慢爬過來，小心一點，不然你爸爸媽媽又有話說了。」阿Ling在學校外面拍拍校服上的灰塵。

「你們好大膽，竟然敢逃學!」一把中氣十足的聲音從教學樓那邊傳來。

「靜，快點。訓導主任來了。」阿Ling在外面做好要接住阿靜的姿勢。阿靜也不管那麼多，立刻從欄杆頂跳下來。阿Ling馬上拉着阿靜的手拔足狂奔。

「你們不用跑了，3B班的梁蔚玲和陳靜！明天回來我要你們好看！」訓導主任在欄杆邊咆哮着。

「哈哈，明天的事明天才算啦，真是的。」阿Ling邊笑邊說。

「不……不行了！我很累，她不會追來吧？我……我們先休息一會，好嗎？」阿靜氣喘喘地說。

「那我們去前面的咖啡廳坐一下吧。」阿Ling指着前方說。

「嗯，走吧。」阿靜拖着疲憊的身體向前走。

「歡迎光臨，兩位請這邊。」咖啡廳的侍應禮貌地帶她們來到一張情調不錯的桌子。

「請問要點甚麼？我們這裏有下午茶套餐，要試一下嗎？」侍應禮貌地向她們介紹。

「那要兩份下午茶套餐吧。」阿Ling爽快地說。

「好，請兩位稍等。」侍應邊寫邊說。

「你真的決定要走嗎？真的決定放棄了？」阿Ling問阿靜。

「我也不知道，但是爸爸媽媽這次很堅決，儘管我再怎麼不滿再怎樣不同意，都一定要到那邊去。」阿靜無奈地說。

「沒關係啦，可能那邊也有志同道合的人呢。聽說那邊有很多學生都喜歡玩音樂。」阿Ling說。

「嗯，我也希望啦。為甚麼他們總是不同意？還要我跟他們離開……」阿靜又開始跟阿Ling抱怨自己的慘況。

那次是阿靜跟阿Ling兩個月前的對話，阿靜回想起來就像昨日發生的事一樣。

從窗口望出去，看到天上的白雲近在眼前，如此明媚的天色應該是令人

心曠神怡。但阿靜卻是一臉無奈的樣子，簡直毫無心情去欣賞窗外的風景。

雖然阿靜已經不是第一次坐飛機，但是以前每次坐飛機都是因為父母帶她去旅遊，所以阿靜都會很興奮，很期待。在一年中可以跟爸爸媽媽相處得最久的日子就是一家人去旅遊的期間，但是，現在父母只顧不停地討論到加拿大之後的發展大計，完全沒有理會她的感受，亦沒有諮詢過她的意見，只管把最後決定告訴她而已。想到這裏阿靜強忍着的淚水終於掉了下來，她不敢放聲大哭，她只可以在那裏默默地流着眼淚。

其實阿靜知道很多人都會羨慕她現在的生活，父母都是從商的，所以她

一出生家境就已經很好了，家裏有傭人服侍周到，阿靜一直都過着大小姐的生活，要甚麼爸爸媽媽都會滿足她。每一年舉家都會去不同的國家旅遊，但有誰會明白阿靜心裏所想呢！阿靜的爸爸媽媽經常都很忙，所以她是由傭人照顧長大的。就因為這樣，阿靜從小到大都很少機會跟爸爸媽媽同檯吃飯，不是媽媽出差了，就是爸爸出外應酬。

他們所謂對阿靜的關心就只限於對她物質上的滿足，她喜歡甚麼就買甚麼，只要她開心就行。所以她每天都裝出一副很開心的樣子，因為她知道她的生活本來就無憂無慮，但日子久了都會感到厭倦，偶爾也需要尋找心靈上

的依靠，慢慢地朋友和音樂就成為了她心靈的慰藉。但現在父母卻要她離開香港，離開她的朋友。這樣的話她寧願留在香港，對於她來說，所有東西都在香港，朋友也在香港。但是因為父母執意要到這邊來，即使她曾經再三反對，而且還曾要求自己一個人留在香港，還是沒有商量的餘地。

「飛機準備着地，請各乘客扣好安全帶。」

飛機上的廣播響了幾遍，阿靜還是沒有反應，一位機艙服務員過來提醒她要扣好安全帶，這時候她才從沉思中反應過來。

終於來到這個父母期待已久的地方了，他們一到步就馬上到一間地產公

司，原來他們早在香港已經聯絡好了，要準備在這裏買一間大屋。看樣子他們準備在這裏落地生根，沒有想回香港的意思了。最後陳先生選擇了臨近郊區的一間二手歐陸式大屋。雖說是二手樓，但是裝修和擺設都很漂亮，傢俬亦很齊全，而且房子對出還有一個人工湖，據說是原來的屋主叫人建造的，風景和空氣都一流。地產經紀也對這大屋讚不絕口。於是陳先生就決定買下這間大屋，這大屋裏甚麼都有，只要一搬進去就可以住了，所以第一天他們一家三口就搬進大屋裏。

因為阿靜來這邊讀書需要轉學申請，所以這幾天阿靜都在家中上網。剛到這邊，一切都是那麼陌生，除了那間大屋，相信沒有任何地方更有安全感

了。因為陳先生和陳太太來到這邊後跟在香港時的生活沒有甚麼分別，都是整天在外面應酬；於是他們就幫阿靜買了一台電腦，並請了一位鐘點工人每天到大屋裏煮飯和清潔。但是那麼大的屋子，只有阿靜自己一個在家的時候，也偶爾覺得心寒。

三天好快就過去了，今天阿靜要到加拿大的學校報到。這間學校有一半的學生是華人學生，阿靜心想：還好起碼有一半是華人，她才不至於那麼孤立無援。在老師的介紹下，她才知道這群華人當中還有兩個是香港人。她們都是今年的新生，跟阿靜年紀一樣大。

「Hello，我叫阿靜。你們都是香港人嗎？」

「是呀，我叫阿Cat，她叫小芹，我們兩個都是香港人。你也是嗎？」阿Cat興奮地說。

「是呀，能夠認識你們真是太好了。」阿靜開心地回答。

因為大家都是香港人，都有共同的語言，而且也有共同的愛好，就是熱愛玩音樂，所以他們很快就熟絡了。

不知不覺間，阿靜來到加拿大已經有一個月了。有一天，因為是學校校慶，所以就舉行了校慶日。當活動結束後，他們三個就到了唐人街看看有沒有新的樂器。

「我很懷念香港的小吃呀，到了這邊都沒有那些東西吃。」小芹抱怨着說。

「我記得以前在香港，我們經常一起去沙灘露營然後BBQ，很久沒有試過這樣了。」阿Cat失望地說。

「不如今天晚上到我家BBQ？我家對出是一個湖，雖然比不上沙灘那麼好玩，但是風景還不錯的。要不要試試？」阿靜說。

「真的嗎？可以嗎？會不會打擾你的爸爸媽媽？」小芹興奮地說。

「當然不會，我可以先叫我家的鐘點工人把所需的東西準備好，我們就繼續逛街，怎麼樣？」阿靜回答。

「那……好！就這麼決定。」阿Cat手舞足蹈地說。

來到了加拿大一個月了，這是阿靜第一次帶同學回家。當阿Cat和小芹來到阿靜的新家，看到這間有私家人工人湖的大屋讓她們嚇了一跳。雖然她們從阿靜日常的生活習慣和衣着，都已經知道她是非富則貴之人，但就沒有想到阿靜的家竟然會這樣豪華。當她進入屋內，雖然裝修和擺設都跟大屋配合得很好，但這間屋卻給阿Cat和小芹一種冷冷清清的感覺。而且她們來了已經有一段時間，卻仍未看到阿靜的爸爸媽媽。

「靜，你爸爸媽媽呢？怎麼還沒有回來？」阿Cat問。

「他們一般都很晚才回來，因為要去應酬，有時候又要去出差。」阿靜不以為意地說。

「那你豈不是很少見到他們嗎？」小芹表露出一副很可惜的神情說。

「我都已經習慣了，以前在香港，都是一家人去旅遊時才會見到他們數天。但是近這幾年他們連旅遊都沒有時間，即使在旅途中，也要突然飛到別的地方工幹，只剩下我和臨時飛過來接我的傭人。現在也是那樣，他們之前說移民是為了讓我有更好的讀書環境，其實都是為了他們的生意。我真的覺得自己很像一隻籠中鳥，做甚麼都被他們左右，一點自由都沒有；但我不會

那麼容易就放棄我的理想。」阿靜抬頭望着天空說。

「那我們來個地下組織好不好？」小芹偷笑着說。

「好！」阿靜興奮地回答。

「噓……小心別人聽到。」小芹和阿Cat小聲地說。

「小姐，食物煮熟了，可以吃了。」鐘點工人說。

「好！我們過來……」

在一片歡樂聲中，她們萬萬料不到，在不遠處有一雙眼睛死寂地望着阿靜，像要把她吃掉似的。

過了一個星期的時間，她們三人果然在郊區租了一間房子，她們準備在這裏設立一個「音樂俱樂部」，是她們三人的地下組織。阿Cat把她那些玩音樂的朋友也召集過來，這時阿靜才知道原來這邊也有這麼多熱愛音樂的人。因為阿靜的父母都是較為保守的人，認為大家閨秀應該是彈彈鋼琴，或者是拉拉小提琴。但是阿靜偏偏就選擇了跟朋友們一起「夾band」。在阿靜父母的眼中，「夾band」就等同與社會上的無業遊民為伍，所以一直都很反對，無論阿靜再怎麼說再怎麼解釋都沒有用。所以她必須偷偷進行這個地下活動，不可以被其他人發現。阿靜從來沒有因為父母反對而放棄，反而更加

變本加厲，所以他們就乾脆要阿靜離開那班朋友，好讓他們專心打理加拿大這邊的生意。

阿靜現在一個星期有五至六天去了地下組織，鐘點工人也開始疑惑，怎麼這家人請她來煮飯，卻沒有人回家吃飯。時間久了，陳先生和陳太太也開始懷疑，因為很多時候他們回來了阿靜還沒有回來。而且鐘點工人也跟他們提起過阿靜很久沒有回來吃飯了。他們開始懷疑阿靜又回復在香港時的「夾band」玩意，於是他們就聘請了一名私家偵探跟着她，看看到底她在幹甚麼。

有一天，阿靜回到家，看見爸爸和媽媽已經坐在大廳內。

「爸、媽，今天這麼早就回來了？」

自從認識了阿Cat和小芹後，阿靜開朗了很多，因為她在這邊也找到了一班志同道合的朋友。

「現在這間學校好嗎？如果覺得不好我們可以幫你轉校。」爸爸說。

「這間學校很好呀，環境和設備都很好，而且老師和同學都很親切。」

阿靜知道一定是發生甚麼事了，不然爸爸是不會主動提出幫她轉校。難道爸爸已經知道她們的地下組織？阿靜心裏亂想，除了這個原因之外，她已經想不到其他可能性了。

「是嗎？你老實的跟我說，這段時間你都去了哪裏？是不是又跟一班不良學生玩你們那些所謂的音樂？」爸爸嚴肅地問。

「那是真正的音樂，你可以不喜歡，但是你不可以侮辱我們玩音樂的心。」阿靜激動地說。

「你這是甚麼態度？甚麼玩音樂的心？在香港是這樣，來到這裏又是這樣，要不要我們把你關起來你才聽話？」爸爸咆哮着。

「現在的我跟被你們關起來有甚麼分別？我喜歡的東西，想做的事你們總會反對。我現在只是一個軀殼而已！」說完阿靜就跑了出屋外，陳先生和陳太太馬上追出去，但是阿靜已經不見了。他們四周都找過了，但還是找不

到她。原來阿靜跑到了那個湖邊，坐在那些天然大石上。但是陳先生和陳太太剛才也有經過，就是看不到阿靜的身影。阿靜坐在湖邊哭，突然有一隻冷冰冰的手拉着阿靜的手，從湖面拉了下去。

「啊！救命！」阿靜大聲喊着。

陳先生和陳太太聽到聲音後馬上向着聲音的來源跑了過去，看見阿靜在湖面正在掙扎着。他們馬上跑過去，想要拉着阿靜的手，但是已經太遲了。阿靜像被人從下面拉着似的，在他們面前慢慢地沉下去。這時候陳先生和陳太太崩潰了，在湖邊相擁痛哭。過了不久，警察來了。他們說阿靜的死是屬

於自殺，沒有嫌疑。但是陳先生和陳太太很清楚聽到阿靜呼叫求救，而她在湖面掙扎的情景也歷歷在目，但是從種種證據來看亦沒有他殺的嫌疑。最後陳先生和陳太太沒有辦法，只好放棄了。

為免觸景傷情，陳先生便開始將大屋放盤。但奇怪的是，每每一有客人合心意想要交易時，就一定出現問題，不是客人撻訂，便是忽然不願意再商談，無論怎樣都賣不出。即使這樣，他們也想暫時搬出這間大屋，同樣奇怪的是，每每當他們找到地方，不是業主忽然不賣，便是那間屋出了問題，例如火災等等，總之也是無法搬走；他們好像要永遠被困在這間傷心大屋中。

另一方面，自從阿靜去世後不久，家中經常出現怪事。例如家中時不時有人影飄過，電視或音響組合無故開啟並播放流行音樂，連鐘點工人也說有時會聽到吉他聲，或似是小姐哭泣的聲音。陳先生和陳太太都懷疑是阿靜的靈魂在家裏徘徊，所以就回來香港找我幫忙。

「司徒師傅，自從阿靜離開後家裏就發生了很多怪事。我們常常睡到半夜的時候都會聽見女生的哭聲，那聲音就像我們的女兒。嗚嗚……」陳太太傷心的說。

「還有一個晚上，我們都在房裏，突然聽見阿靜的房間內傳出了一些斷斷續續的吉他聲，我們以為家裏有賊，於是就走去看看。發現聲音是從阿靜的房間傳來的，可是打開門後沒有任何發現，只見到有一個吉他放在床上。但是我記得那個吉他在阿靜離世當日我們已經把它放進櫃子裏，沒可能會把它放在床上。除非……除非是阿靜回來了。」陳先生激動地說。

「師傅，請你幫幫我們。你可以跟我們到加拿大看一下嗎？是不是阿靜有甚麼要我們幫忙？如果是的話，為甚麼她不直接告訴我們？」

我看到他們這麼傷心，而且失去兒女的痛是我們旁人無法感受到的，於

是我就決定跟他們到加拿大看看。

來到加拿大後，我們馬上乘車到位於郊區的那間大屋。那兒到處都是青山綠水，真的很舒服。特別是那個人工湖，在早上看湖面更是碧波蕩漾，能讓人舒緩緊張情緒。

當我進入大屋的時候，第一個感覺就是寬敞而華麗，但卻瀰漫陣陣冷清的感覺，因為這間屋太大了，但是人氣卻不夠，很容易被靈體進來寄居。接着我來到阿靜生前的房間，開門後感到有一絲絲特別的感覺，但那種感覺不算很強。我嘗試招阿靜的靈魂出來，希望跟她對話。過了一會兒，房間就終於有動靜了，吉他從床上慢慢地升起來，像被人抱在懷裏似的。

「阿靜是你嗎？爸爸和媽媽都很想念你。」陳太太痛苦地說。

「陳先生你們先出去休息一會吧，陳太太的情緒很不穩。」我對陳先生說。

陳先生沒有說話，只點了一下頭，就扶起陳太太走出了阿靜的房間。

「你是阿靜嗎？可以跟你聊一下嗎？」我向着吉他的方向說。

「嗯。」一把柔柔的聲音回應。

「你為甚麼還不離開這裏去輪迴呢？你有甚麼心願嗎？」我問。

「嗚嗚……我不想死。我不捨得爸爸和媽媽，我不想離開這個世界。嗚嗚……」阿靜哭着說。

「但是現在你跟他們已經是人鬼殊途了，你繼續留在陽間只會令到你的父母不安心，讓你的父母為你擔心。你應該去轉世投胎再世為人。我幫你做一場超度法事，然後你就去投胎輪迴好嗎？」我說。

「嗚嗚……你幫我跟爸爸媽媽說聲對不起，是我太任性了。」說完阿靜就消失了。

我把阿靜臨走前交代我說的話告訴了陳先生和陳太太，他們聽完後都哭成淚人。

「如果我們不是決意要到加拿大就不會發生這件事了，是我們害死了我

們的女兒……」他們重複地說着。

我看見他們這樣也於心不忍，於是安慰他們說：「你們不要太傷心了，可能她現在離去是還上輩子的債，今生還清了下世又可以輪迴做人了，凡事都不可以強求。」

最後，在那間大屋裏我幫阿靜做了一場超度法事，希望阿靜可以安息。

後來經過調查後，發現原來陳先生買的那間大屋上一手屋主也是香港人，有一次他的女兒因為跟家人發生爭執，一怒之下跑到湖邊自殺。發生這

件事之後那位屋主就把這間房子放盤，他們就搬到別的地方，免得觸景傷情。他們搬走後不久陳先生就買下了，可能是那女鬼看上了阿靜做她的替身吧。

一個月後，陳先生致電給我。他告訴我自法事後，有一晚他和太太都同樣夢到女兒在笑，然後向天上飛去，之後他們也順利將大屋轉售給一個慈善機構。

我解釋說，法事已經超度了他的女兒阿靜，讓她得以放下怨恨，到達極樂，也同時令這間大屋的詛咒解除了。只因為她懂得放手，才不會無止境的一直為死去的冤魂找替身。

一切似是告一段落了，陳先生也為自己當初沒有體諒女兒的感受而深感後悔。可惜死者已矣，一切只可成追憶。

其實一個人擁有心靈上的富有，遠遠比物質上的富有還更重要，由於陳先生覺得自己已供給女兒物質上的一切所需，因此忽略了一個人在成長過程中最重要的還是心靈上的富足。現今他已鑄成大錯，被物欲名利充昏頭腦，到犧牲了生命中最重要的人才醒覺時，或許已經太遲了。

鬼魅人間

冥婚也叫陰婚，是為死了的人找配偶。古時候，有的少男少女在訂婚後，未等正式過門就因故雙亡。那時，有些老人家認為，如果不替他們完婚，他們的鬼魂就會作怪，使家宅不安。因此，一定要為他們舉行一場陰婚儀式，然後將他們埋在一起，成為夫妻，並骨合葬。也免得男、女兩家的塋地裏出現孤墳。另外，還有一些少男少女未訂婚就夭折了。老人們出於疼愛、想念兒女的心情，認為生前沒能力為他們擇偶，死後也要為他們完婚，希望盡父母的責任。其實，這全部都是人的感情寄託所致。

便利店裏

晚上十點鐘，小莉正在收拾東西準備離開之際，聽到手機響聲。

「這個傻瓜真是天不怕地不怕。」

「小莉，那位白馬王子又來電嗎？」琪琪笑着問。

小莉瞪了琪琪一眼，一副無奈的表情接了電話。

「喂，小莉，下班了嗎？我過來接你好不好？我就在附近。」電話那頭的男生還沒等小莉開口，就搶先一步說話了。

「不用了，我男朋友已經來接我了，不用麻煩你了。」小莉有禮貌地回應。

「哦……那沒辦法了，明天我再來接你吧，回家小心點。」電話那頭的男生依然不死心的說。

「不用了，我男朋友每天晚上都會來接我，而且還會送我到家門口，也會好好照顧我的，你就放心好了。」小莉沒好氣地說。

「我不會那麼容易就放棄，我對你是真心的，總有一天你會被我的真誠打動。」電話那頭的男生語氣十分堅定。

「好，隨便你。」說完小莉就把電話掛了。這樣的對話結束已經有十幾次了，琪琪也已經聽到耳熟能詳，甚至可以代表小莉發言了。而電話那頭的

男生就是今期力追小莉的男生阿偉，阿偉與小莉的認識是因為一次在便利店的相遇。小莉是一名大學生，因為大學生活有很大的自由度，而且上課時間也不用那麼久，所以小莉決定利用課餘時間去便利店做兼職。小莉打工的便利店距離阿偉的家很遠，但在一次偶然機會下，阿偉到這間便利店來，和小莉相遇了。就這一次相遇之後，阿偉便經常來這間便利店，兩人就因此而認識了。剛認識不久，阿偉就向小莉發動強烈的追求攻勢，但是小莉本身已經有一位拍拖三年的男友，所以對阿偉的追求一直都以拒絕的態度來回應，但阿偉並沒有因為這樣而放棄。

酒吧內

「怎麼樣？偉大少爺，你那位公主還是請你吃檸檬嗎？」幾個男生看見阿偉進入酒吧後，以譏笑的語氣問。

「我就不信我搞不定她，我要的女人哪一次是失敗的？你說！」阿偉說完後拿起桌上的半杯酒一飲而盡。

「哈哈……對對對！沒有事情是偉大少爺搞不定的，只是時間上的問題而已。」這班男生話中有話。

「你這話是甚麼意思？有種你再說一遍！」阿偉大聲說。

「沒甚麼意思的，阿偉，他喝多了而已，不要理他。」另一位男生說。

因為阿偉是有錢仔，而且又好勝，所以他的朋友都很遷就他。對於他的朋友來說，阿偉就像自動提款機，他們又怎麼會讓錢白白流走呢。

「我們出去玩吧，外面的音樂很有feel。」男生說完就把阿偉拉了出去。

隔幾天後的星期日，小莉在學校沒有課，也特意向便利店的店長請了一天假，相約男友阿力去海洋公園遊玩。因為三年前的同一天他們在海洋公園裏相識，繼而相戀，所以對於他們來說海洋公園有很特別的意義。

他們來到海洋公園後，小莉便拉着阿力來到了旋轉木馬前說：「你還記得你在這裏說過甚麼嗎？」小莉笑着問阿力。

「甚麼呀？我有在這裏說過甚麼嗎？甚麼時候？」阿力疑惑地問。

「就是三年前的今天你在這裏說的話呀！」小莉緊張地說。

「有嗎？我忘記了。」阿力偷笑着說。

「你竟然忘記了，可惡。」小莉裝出很生氣的樣子。

當小莉板着臉，假裝拂袖而去的時候，阿力拉着她的手說：「沒有，我跟你開玩笑，這麼快就生氣了？」

阿力隨即拉着小莉走上了旋轉木馬，溫柔地說：「沒有這裏就沒有了現在的我們，我們要好好珍惜現在所擁有的。」

小莉笑了，笑得很甜很開心。突然，小莉看見在旋轉木馬前有個穿着白色連衣裙的女生站在那裏看着他們。雖然她覺得這女子有點奇怪，但也沒有特別留意，心想她可能正在等她的朋友。於是就繼續和阿力去玩其他遊戲。

「阿力，我要玩那個。」小莉像小朋友似的指着摩天輪說。

「那我們快點去排隊。」阿力拉着小莉的手向摩天輪跑去。可能是星期日的關係，所以今天特別人多，有很多一家大細前來共享天倫樂。小莉看見

剛才站在旋轉木馬前的女生都在排隊，旁邊還站了幾個年輕人，看樣子應該是她的朋友。等了大約半個鐘，終於到小莉和阿力了。因為小莉已經很久沒有到遊樂場玩了，所以她興奮得像小學生去旅遊似的，坐在那裏四處張望。

「阿力，你看，我們剛才就在從那裏上來的。原來從這裏望下去的感覺是那麼好的，好像在天上一樣。」小莉興奮地指着不同的地方說。

「怎麼你好像第一次來的樣子呀！哈哈！」阿力笑着說。

「我三年前來過一次之後就沒有再來了，興奮是應該的。」小莉轉過頭對着阿力說。阿力沒有說話，只是默默坐在小莉旁邊拉着她的手，面上流露

着微笑。

當小莉往前望的時候，竟然又看見了那個穿白色連衣裙的女生。小莉心想，她不是排在我們較前的位置嗎？怎麼才坐在我們前面呢？而且，剛才跟她一起的男生怎麼都不見了。這時候那個女生好像察覺到有人在注視她，於是就望向小莉這邊。小莉覺得自己好像很沒有禮貌，於是一邊微笑一邊向女生點頭示意抱歉，那個女生也向小莉微笑。

「你在看甚麼呀？」阿力也望向小莉那邊的方向。

「沒有，那裏有一個女生，跟她打招呼而已。」小莉指着前面的摩天輪卡箱說。

「有嗎？怎麼我看不到有人啊！」阿力猛向前方張望。

「明明有人還裝作看不見，不要鬧着玩啦！」小莉笑着對阿力說。

阿力突然感到很疑惑……

阿力還是不相信再向前望，但是真的看不到有人。過了大約十分鐘，摩天輪終於轉了一圈回到地上，他們急不及待又去玩其他機動遊戲。不知不覺，天已經黑了，是時候回家。雖然小莉和阿力很不捨得，但還是要離開。

「今晚你不用送我回家了，我怕你再晚一點要等很久才有車，我自己回家就可以了。」小莉對阿力說。

阿力遲疑了一會兒說：「好吧，你小心點，到家後給我電話。」

「我知道，我要下車了，拜拜。」

「記住小心點。」阿力說。

車靠站後小莉就下車了。小莉和阿力回家的路線是一樣的，不過小莉的家會較先到達。平時阿力都會送她回家才再去坐車，不過今天兩個人都玩得很累，而且都很晚了，所以小莉就叫阿力直接回家。當小莉走到她家的那棟大廈正準備開門時，看見在不遠處好像站着一個人，是一位穿着裙子的女生，看似在等人，又可能在等巴士……小莉剛想走過去告訴她巴士站要再向前走的時候，那個女生就向另一邊走了。於是小莉就沒有理會，開門回家。

往後的幾天小莉都是放學後做兼職，但奇怪的是，小莉這幾晚下班回家都看見有一個女生在她家的樓下，不知道是等人還是等車。但因為兩人相距很遠，而且又已入夜，所以小莉不知道是不是同一個人。

小莉很疑惑，她曾經想過，那個人會不會是在這裏做兼職，但是這個想法很快就否決了，因為如果這邊有兼職做，她就不用去那麼遠的地方上班了。那難道她是這邊的住客？但以前又沒有見過她，莫非她是新搬來的？今晚，小莉又看見那個女生了。

「阿力你看那邊，我每晚下班回來都會看到她，都不知道她是在等人還

是在等車，但是巴士站在前面呀，她在那裏怎麼會等到車呀？」小莉對阿力說。

「其實她是在等我，她知道我每晚都會送你回來，所以她就在這裏等我，然後就跟我回家。」阿力笑嘻嘻的說。

「哦……是嗎？那你怎麼可以讓女生等那麼久。」小莉笑着回應。

「不要說了，快點回家，明天還要上學。」阿力溫柔地說。

其實，剛才阿力望過去小莉指着的方向時，甚麼都看不到，但是他沒有說出來，因為他知道如果他說了出來小莉會害怕，所以他就扮成甚麼都不知

道似的跟小莉開玩笑。阿力送了小莉回家後，就走到小莉剛才指着的地方，他依然甚麼也看不到，同時也很擔心小莉，怕她會發生甚麼事。雖然他還不肯定小莉看見的是靈體，但是他也無法解釋為甚麼小莉每次說看見的那個女生他都看不到。

因為玩了一整天，小莉都很累了，所以洗完澡就立刻上床睡覺。當她熟睡了的時候，發現自己來到了一個陌生的地方。那裏陽光明媚，鑼鼓聲不絕於耳。身處這地，任何角落都很熱鬧似的，路人談話的聲音絡繹不絕。但是小莉只看到眼前的紅色外，其他甚麼都看不到了。她感覺到自己好像坐在一

個搖搖晃晃的箱子裏面，她覺得很奇怪，於是就把頭上的頭紗拿了下來。這時候她才發現原來自己正在一輛花轎裏面坐着，還身穿一套裙褂。

「原來我穿裙褂都不錯嗎，以後我結婚也要穿。」小莉開心的說。

「現在這個樣子不就好像電視劇裏，那些古裝戲的結婚場面嗎？難道我正在夢中結婚？」小莉自言自語地說。

於是小莉就學電視劇裏的演員那樣，把花轎裏的布撥開，從轎子內望出街外。這時小莉的心情頓時由興奮變成了害怕，她看到街道上的人個個都像在長壽店裏賣的紙紮公仔，個個面無血色，而且都是穿着白色衣服，開心地

圍着自己。突然，在那些「人」當中有一個十分熟悉的面孔映入眼簾，而且還向着小莉微笑。小莉驚覺那個女生……就是她之前遇見的那個女生！小莉的恐懼油然而生，這時候她一直坐着的轎子也變成了紙紮的，她嚇得大叫起來。

「啊！」在驚叫聲的同時小莉也從夢中醒過來，但還是驚魂未定，坐在床上一動不動。雖然這只是一個夢境，但也太可怕了吧！究竟為甚麼自己會進入這樣的夢境？就在她苦苦思索的時候，大街上隱約地傳來了鑼鼓聲。小莉很疑惑，這麼晚了還有鑼鼓聲，而且那聲音就像……想到這裏她全身發

抖，也不敢再想下去了。因為這鑼鼓聲就跟夢境中的聲音一樣，而且還愈來愈近，愈來愈大聲。小莉的心一直在掙扎，到底看還是不看？她很想知道那些鑼鼓聲到底跟她的夢境有沒有關係，但同時也很擔心會看到一些不應該看到的東西。最後小莉從床上下來，慢慢地走到窗邊。那聲音好像就在她家的門口一樣，但很奇怪的是，鄰居們都沒有任何反應。根據過往經驗，如家家戶戶的燈早已經亮着了，但是現在卻平靜得甚麼動靜都沒有。小莉再望望四周，甚麼都看不到，但是聲音依然不斷地響起。

就在這時候，小莉看到了一輛轎子穿過鄰家的牆壁進入她的房間內。小莉頓時被這幕景象嚇呆了，她很想逃離現場，但是腳像不聽使喚似的定在那裏。小莉看到他們一行八個「人」，向着她的方向走過來。突然，轎子前面的布被人掀開了，裏面的新娘抬頭望着小莉。小莉突然想起，那……那不是在海洋公園見到的女生嗎？剛才在夢中也夢見她了。小莉愈想愈害怕，馬上把窗簾拉上，把耳朵捂着，她不想再聽到那可怕的聲音。漸漸地那鑼鼓聲逐漸減弱，徐徐消失於空氣中。

「嗚嗚……」小莉躲在房間的角落裏低聲地哭着。

「你不要哭，我沒有要害你的意思，我只是希望你能幫我找我的男朋友。」一把溫柔的女聲從小莉旁邊傳出來。

「你不要過來。」小莉激動地喊着。

「發生甚麼事了？小莉。你幹嗎蹲在那裏哭？」小莉的爸爸媽媽緊張地跑過來把小莉扶到床上。

小莉抬起頭已經看不到那個「女生」了，她輕聲地說着：「我……我剛才發噩夢了。」

「哦！夢不是真實的，不用怕。我們還以為有賊進來了呢！快點睡吧，明天還要上課。」說完後小莉的爸爸媽媽就回到自己的房間。他們離開後小莉沒有睡，她一直在想剛才那個「女生」的說話。找未婚夫？難道我認識她的男朋友嗎？小莉一直想着。

到了第二天，小莉沒精打采地來到便利店工作。

「阿偉又來了。」琪琪對着小莉說。

今天小莉實在是沒有心情跟他說話，於是在他還沒有看見自己的時候就

躲到貨倉裏去。

「如果他問我去了哪裏你說不知道吧。」說完小莉就在收銀櫃檯消失了。

阿偉看見小莉不在就馬上打電話給她，打了幾次還是沒有人接，於是就離開了便利店，小莉看見他走了也從貨倉裏出來了。

平靜的一天又過去了，阿力來接小莉回家。小莉整個晚上都沒有說話，因為她的內心正在掙扎着，是否應該把昨晚的事告訴阿力。她害怕說了出來阿力會不相信她，她不喜歡被別人懷疑的感覺。阿力也察覺到今晚小莉有點

不對勁，當他準備開口說些甚麼的時候，小莉終於開口了。

「力，你相信這個世界上有鬼嗎？」

「怎麼突然這樣問？到底發生了甚麼事？」阿力緊張地問。

「如果我說我看見鬼你會相信我嗎？」小莉又問。

「怎麼啦？你先告訴我發生甚麼事了？」阿力認真地看着小莉。

「我懷疑我昨晚看見鬼了，還有我之前說看見的女生也很有可能是鬼。怎麼辦？阿力，我不知道應該怎麼做。」小莉驚慌地說。

「你不要怕，讓我想想辦法。」對於阿力來說現在除了先安慰小莉也沒

有其他辦法了。

過了幾天，阿力和小莉來找我。

「司徒師傅，我希望你可以幫幫我，也希望你可以幫幫那個「女生」。雖然我被她嚇到了，但是我覺得她對我沒有惡意的，只是希望我可以幫她完成心願罷了。但是我真的不知道應該怎樣幫她，我希望你可以用你的法力來幫她。」小莉對我說。

「那你可以告訴我，她希望你怎樣幫她嗎？」我說。

「她經常都會出現在我的身邊，但是沒有其他人看到，只有我才看得

到。但是她甚麼都沒有做過，只是戰戰兢兢地站在一旁，有時望着我，有時望向遠方。但是有一次她來到我身邊，希望我可以幫她找她的未婚夫。」小莉說。

聽完小莉說話後，我感覺到她想幫這個女鬼，於是我就叫她要誠心的想着要見她，希望可以把她呼喚出來。

過了一會，氣息開始改變了。

「在那裏。」小莉指着一邊角落說。

我於是開始作法，希望她願意現身。可能她感覺到我們都是為了要幫

她，所以她沒有任何反抗的意圖就現身了。

「你叫甚麼名字？你為甚麼還不離開陽間？」我問。

「我叫林曉柔，我想找我的男朋友。」女鬼傷心地説。

「你的男朋友？你的男朋友還在陽間？」我試問。

「嗯……」

三年前

「準備好了沒有？我們要出發了。」營長向各位營友發問。

「早就準備好了。」一眾營友說。

這次露營活動是一班大學同學發動的，所以全部都是同一個學系的人，但當中也有幾個是同學帶來的朋友。不過曉柔心想，這倒沒有所謂啊！反正都是年輕人嘛，應該很快就熟絡了。

「要不要我幫你？」曉柔抬起頭看見一雙手，於是她就把手挽着的食物遞給那位發問者之後便說聲謝謝，然後繼續往山上爬。站在曉柔前面的男生

看見後不由自主地笑了；因為如果是其他女生的話，肯定會直接伸出手讓他握着，而不是向他遞上任何東西。

自此之後他便特別注意這個女生了。

當他們來到目的地後，就開始準備當晚BBQ需要的東西。剛才走在曉柔前面的男生看見曉柔正在把食物拿出來，於是就走到她身邊說：「Hi，我叫阿偉，你是曉柔嗎？讓我來幫你吧。」

曉柔望着那個自稱阿偉的男生說：「好呀，那些男生都去撿樹枝，你都去吧。」

「好呀。不過我回來後你要負責弄食物給我吃。」阿偉笑着說。

「為甚麼？」曉柔奇怪的問。

「因為我是聽你說才去的，所以你要弄東西給我吃，只可以弄給我一個人吃。」阿偉認真的說完就走向樹林裏。

曉柔聽罷只懂呆呆地站着，望着阿偉愈走愈遠的背影。

「曉柔，你在看甚麼？那裏有甚麼好看？」Lily望向樹林那邊。

「沒有，你們剛才去了哪裏？」曉柔回過神來說。

「我們剛才去那邊看過了，原來那裏有一條小溪，溪裏的水還很清澈

呢！」Lily興奮地說。

「哦，那些男生都去了撿樹枝，我們先把這些食物弄好吧。」曉柔說。

「阿偉呢？他都去了？」Joey突然問。

「對呀，我叫他去了。」曉柔說。

「真的？那位大少爺也肯幹那種粗重功夫？真是奇聞。」Joey說。

從朋友們口中得知，原來阿偉叫馮家偉，他爸爸是做皮具生意的，在內地開了不少工廠，也算是有錢子弟。

「原來又是那些闊少爺。」曉柔在心想。

在整晚的BBQ活動內，阿偉一直坐在曉柔旁邊說：「你要弄東西給我吃。」

「你自己不會弄嗎？」曉柔反問。

「是你答應我的，所以我才去撿樹枝，我現在很餓了。」阿偉裝成很餓的樣子。

於是曉柔沒有辦法，只好也幫他弄一份。

這次露營所有人都在一片歡樂聲中度過。

露營過後，阿偉每天都會到曉柔的學系處找她，有時候來送飯，有時候

約她去吃飯，看電影等等。不過曉柔都一一拒絕了，因為她覺得像他這樣的有錢少爺都是很貪玩，所以絕對不適合她。但是阿偉從沒有放棄，他持續了三個月無間斷的噓寒問暖，天氣凍了還會拿着女生的大衣從北樓走到南樓來送給曉柔。曉柔的朋友都說阿偉這次很認真，不像是玩的，叫曉柔考慮一下。其實曉柔不是鐵石心腸的，她早已經心軟了，不然也不會每晚也期待着阿偉的電話，最終阿偉認識了曉柔三個月後便追求成功了。

在別人眼中，阿偉和曉柔是令人羨慕的一對，大家都以為他們會一直在一起，直至白頭到老。可惜天公不造美，在他們的相識兩周年那天，曉柔因

為交通意外死了。當時阿偉很傷心，他們的朋友也很傷心。過了不久，阿偉就離開了香港，去國外讀書，大家都認為他是不想觸景傷情而離開的。

於是在這一年裏曉柔都沒有離開陽間，希望能找到阿偉。

「所以我要找他。」曉柔說。

我們聽了都覺得很可惜，但小莉卻流露一副不容置信的樣子。

「你正在想甚麼，小莉？」阿力問。

「你剛才說的那個馮家偉跟我的一位朋友一樣名字，而且他也是從外國

回來的，也是有錢人。但是他不像你說的那麼專一，而是花花公子一名。」小莉說。

於是我們就幫曉柔調查一下那位馮家偉是不是就是曉柔的男朋友，結果出乎意料地出現另一個版本。那位馮家偉跟曉柔的男朋友是同一人，但是當阿偉跟曉柔在一起的時候，同時都有跟很多女生發生過關係，只是曉柔一直都相信他，而且他的朋友都包庇他，所以曉柔毫不知情。

其實阿偉離開香港到國外不是因為怕觸景傷情，而是因為曉柔的父母期望阿偉可以跟女兒舉行冥婚。因為曉柔在生時，她跟阿偉是很好的情侶，既

然她在世時不能讓她開心出嫁，到她死後也希望可以圓了她這個心願，而且他們都覺得阿偉是真心喜歡他們的女兒，所以就向他提出這要求了。但意想不到換來的卻是無情的拒絕，原因是他不願意和一隻女鬼結婚，而且他覺得曉柔的死與他無關，所以他根本不需要負責，甚至以離開傷心地散散心的名義遠走國外。表面說是散心，但其實他一心往外國度假，而且每天都在吃喝玩樂，完全沒有傷心的感覺。況且近期他還力追一位在便利店做兼職的女生，不過都是抱着玩的心態。還好那位女生沒有理會他，而那個知情人士口中的那位女生就是小莉，只是曉柔一直都被蒙在鼓裏，還以為自己的男友仍然那麼專一。

「為甚麼會這樣?他一直都是在欺騙我嗎?」曉柔傷心地哭。

「現在不應該傷心，曉柔。你現在最重要是應該去輪迴投胎，你已經浪費了一年時間，他不值得你這樣做的。」我說。

「其實你現在知道也是好的，至少你可以安心去輪迴了，沒有甚麼雜念。」我繼續說。

「對呀，曉柔。雖然這方面的東西我不懂，但我也覺得師傅說得很對。你不要再在這種人身上浪費時間了。」小莉激動地說。

「謝謝你們，雖然你們不認識我都這樣幫我，嗚嗚……」曉柔哭着說。

「不用客氣，你也不要傷心了。我幫你做一場超度法事，好讓你盡快輪迴投胎。」我說。

「嗯，謝謝你們。」曉柔說罷就消失了。

事後，我馬上幫曉柔做了一場超度法事，俗語有云：「男人不壞，女人不愛。」一個天真純品的女孩，遇到一個風流的男子，到死後還被蒙在鼓裏，慶幸這女孩子心地不壞，沒有一絲怨恨，放下一切受我超度，這是我感到最安慰的。

人的七情六慾中，情是最令人難以觸摸和解釋，或者真是曉柔前生欠下的債吧，如此一個好心腸的女孩，相信她下一生一定可以找到一個真心的伴侶。

黑狗復仇

立心不軌，黑狗當災

人死後化為厲鬼復仇故事你們聽得多了，但動物死後化成惡鬼索命你們又可曾聽過？今次說的，便是我驅鬼的個案中，一隻動物化為厲鬼索命的真人真事。

阿曼兩夫婦是菲律賓人，移居澳門都有十多年了，他們沒有甚麼特別之處，不過有個習慣是喜愛吃野味，不論甚麼古怪的動物，只要是入得口的都會食，尤其偏愛吃狗肉。

住在阿曼夫婦（阿曼及阿蓮）不遠處，有一個土生的澳門人添叔，添叔的兒女早已移民了，只餘下他一個不願跟隨，而陪伴添叔的，便是一隻黑狗名叫「黑妹」。

黑妹是一隻很懂人性的狗，有幾次有小偷想入屋偷竊，都給黑妹趕退，其中有一次更咬到賊人。添叔有一次在家中午睡時，忘了熄爐火，燒乾了的水煲差點釀成大火，也是黑妹在危急下吠醒主人，讓他及時關上火爐而救了他一命。

所以添叔對黑妹是愛護有加的，而黑妹也和一眾街坊十分熟絡，每次添

叔和黑妹外出散步時，經過的街坊也會和他們打招呼，而小朋友也十分喜愛和黑妹遊玩。所以在眾人的眼中，黑妹是一隻很和善又忠心的黑色唐狗。

但有一樣奇怪的事，便是黑妹每次見到阿曼夫婦都會狂吠，或者是狗天生的感應，知道阿曼夫婦經常殺生食狗肉（當然街坊們都不知情）。阿曼夫婦雖然和添叔不太相熟，但因為每次黑妹面對他們都有酷似攻擊性的行為，少不免會令他們害怕，因此阿曼夫婦亦曾向添叔投訴過。

「添叔！你的狗是否有種族歧視？為何硬是只對着我們吠啊？」阿曼問。

「對啊！你隻狗是不是瘋了啊？」阿蓮也插嘴。

「對不起！對不起！黑妹！不要吵啦！嚇倒人啊！為何你硬是對他們（阿曼夫婦）吠啊？」添叔指責黑妹。

雖然添叔一直按着黑妹，但黑妹仍然想反抗，對着阿曼他們吠叫。

「這他媽的煩狗，終有一天我就劏了你！」阿蓮心想。

始終狗是動物，也有野獸的天性，為免日後黑妹會真的攻擊阿曼夫婦，近月來添叔已很少放黑妹出來散步了。

某一天，添叔的朋友明哥到來探望他，也順道帶了自己的黑狗來，原來

他們的兒女都已移民，只餘下一個人在澳門生活。明哥也是飼養黑狗，因為純黑的黑狗已很難找到，故大家都有興趣為他們的寵物留下後代。由於當時大家的狗兒都不足三個月大，於是大家協議待狗兒大一點的時候，為牠們繁殖後代之後才一起帶牠們去結紮。

兩個月很快就過去了，也許母狗在懷孕期會比較緊張，每次阿曼夫婦經過，黑妹都會比過往吠得更大聲，或者可能是牠怕阿曼夫婦會對牠不利。不過老實說，阿曼太太真的正在計劃捉了黑妹，來一個美味的狗肉餐……

死亡散步，陰陽永別

在夏尾秋涼的一個晚上，添叔飯後在小花園小睡了片刻，一時間忘了鎖上小門（這是給黑妹進出的小門口）。自懷孕後，黑妹很久沒有外出了，此時中門大開，黑妹還不乘機出去打個白鴿轉嗎？但這一個白鴿轉，也是牠一生的最後旅程。

當黑妹外出時，阿蓮剛巧在花園外收衣服，見黑妹經過，心中便起了邪念：

「天助我也，你這狗眼看人低的臭畜生！今次你有難了！」

阿蓮鬼鬼祟祟的走到屋後，拿出一塊肉乾掉在後門，並拿起了一個大布袋及鐵棒，準備暗算黑妹。黑妹不妨有詐，正在低頭嗅地上的肉乾，阿蓮馬上從旁閃出！由於來勢突然，加上黑妹腹大便便，阿蓮在電光火石間已用布袋將黑妹笠着，跟着隨手來幾次攻擊，鐵棒無情地在布袋上狠狠敲着，此時只聽到一陣陣狗叫的悲鳴。

也不知是否添叔的心靈感應，他突然驚醒並大叫：

「黑妹！黑妹!!」良久也沒有回應。

此時阿蓮隱約聽到有人呼叫黑妹，她知道添叔發現了黑妹失蹤，便一手

抬起那染了血的布袋入屋。此時阿曼正在看電視節目，他見到阿蓮抬着一個大布袋進入屋內，也有鮮血在袋上，心中一驚便問：

「老婆，你殺了人？」

「發你的神經！我捉了一頭狗，今晚一於來個狗肉煲！」阿蓮回答。

無端端怎會有頭狗走出來？這個令阿曼摸不着頭腦。當阿曼跟阿蓮入了廚房，便隨即打開布袋一看！

「這……這……這好像是添叔的狗嗎？你捉了牠？」阿曼驚奇得瞪大雙眼問。

「是又怎樣？不是又怎樣？反正今晚有大餐！就算是，這死畜牲經常對我們狂吠，我早就想斃了牠!!還有啊！牠有了身孕！狗胎很補身啊！哈哈……我們走運了！」阿蓮說。

只要一聽到狗肉和補身這四個字，阿曼兩夫婦就連老豆姓甚名誰都忘記了，他們馬上拿出刀器，準備要來一個大搞作！

「老婆！牠好像未死，仍有氣息啊！」

阿曼只見黑妹在奄奄一息的呼吸，但由於受到重擊，也離死不遠了。殊不知，阿蓮再度拿起鐵棒，無情地向黑妹發力再加一棍！

「嗚!!」

一個劃破夜空的悲叫！添叔心頭也即時一酸，好像同時感到一陣撕心裂肺之苦。

「黑妹……不是出了事吧？」

添叔有一陣不安在心中泛起，但他仍在外面不斷叫「黑妹」，竭力尋找他的寵物。可惜的是，添叔卻不知道黑妹已離開了他……

飽受無情的一擊之後，可憐的黑妹終於死去了，鮮血在牠的頭中不斷流出。一般情況下，狗隻死後是不會合上眼睛，當阿曼夫婦執起黑妹的頭要割

下時，彷彿看到牠雙眼流露出極度怨恨的眼神，雖然阿曼夫婦殺狗已是家常便飯，不過也從沒見過這麼凶狠的眼神，心中也不禁一寒。

「不要看了！快快劏了牠吧！否則會不新鮮的！」阿蓮催促阿曼道。

阿曼隨手一劈！頭部應聲落下，阿蓮用利刀往狗肚一劏……鮮血及內臟馬上隨之溢出，更可怖是……阿蓮居然變態得用手往狗肚內挖，找出了狗胎，再馬上用燒酒浸着。這等血腥變態的事，真完全不明白何以出自一個女人的手裏。

此時，大門有人按門鐘。

「弊！一定是那老不死（添叔）找到上門了，阿曼，你去打發他走吧。」阿蓮說。

其實這兩公婆也不是第一次偷人家的狗來吃，為了打發狗主，隱瞞及裝同情的「表演」已是他倆的家常便飯。阿曼今次又假意安慰了添叔兩句，並告知他會留意黑妹的下落，便打發他走了。

由於黑妹都不是細小狗隻，而且更有四個狗胎，兩個人未必可一晚內將宰割了的東西完全消化，但他們又怕留下證據太久會給添叔找上門，故阿曼便致電給兩個好友，阿德和阿財到來一同享用。

可憐的添叔找了一整晚，聲也叫得沙啞了，可惜仍是找不到牠。自他堅決不隨兒女移民，老伴死後他一個人孤獨地生活，直至在街上拾了黑妹回家治養，才尋回久違了的笑容和安慰，可惜，如今他唯一的老朋友都失蹤了。添叔的身體疲憊不堪，他找到一張長椅坐下來後，淚水已忍不住在眼眶內滑出來。晨運的街坊見到添叔坐在公園裏哭着，經上前了解後，也自發性的幫忙尋找黑妹，最後當然是找不着，因為黑妹已在那一班野人的肚中。

這天後，添叔每天都在花園中坐着，期待有一天黑妹會回來。只不過，他心中硬是有一種無法說出的感覺，知道黑妹失蹤就是和阿曼夫婦有關，但又苦無對證。

自添叔失去黑妹後，大多數晚上的睡夢中，他都見黑妹無奈的看着他，而且滿身鮮血，無論添叔如何追，也追不了，牠只見黑妹跑入一間類似是平房的屋內，添叔依稀感覺到這平房跟阿曼夫婦的屋很相似。

「真的是和阿曼夫婦有關嗎？」這個疑問不斷在添叔腦海中徘徊。

神秘怪聲，心膽俱裂

另一方面，阿曼夫婦自監生殘殺黑妹及牠未出生的狗嬰兒數天後，每天

晚上均聽到附近傳來狗吠聲，其實在這平房區有狗吠不足為奇，所以阿曼夫婦也沒有理會。

不過這些吠叫聲每天晚上都會在差不多的時間出現，再細心一聽，都是在他們的家附近，而且十分的清晰。犬吠聲之中，更夾雜有向人攻擊的低鳴聲。

已連續多晚都是這樣了，這一夜阿曼再也忍不了，決定拿起一根木棍，走出屋外看看是哪家的狗兒或流浪狗在搞事，企圖狂毆牠一頓作為發洩。

「他媽的！哪處來的臭狗？幹嗎吵着你老子我睡覺!!」

可是，當阿曼走出屋外，發現四周空無一人，只餘下晚夏的蟲叫聲。他

再行去後園看看，竟然沒有任何東西，也沒有蹟象有狗隻曾經走了入來，阿曼隨後又回到屋內，上床再睡過。可是隨後那狗吠聲又再出現，阿曼又再起身，氣沖沖的拿起木棍又再跑出花園！

怪了！一切又回復了平靜，阿曼再小心翼翼觀察四周，莫說狗兒，連小虫都沒有。此時阿蓮都起了身來了解事情。

「老婆，你也聽到有狗吠聲嗎?」阿曼問。

「當然有啦！哪家人的臭狗兒啊?晚晚都是這樣，給我知道一定斃了牠!!」阿蓮有點生氣。

「不過，我出來看過兩次，都沒有任何東西，每次一出來，狗吠聲又停止了，但一入屋，牠立刻又大聲狂吠。」阿曼詭異的說。

「不要理啦！明天我去問問是甚麼事吧！既然那臭狗兒晚晚在吠，一定有人聽到要投訴的。」阿蓮說。

跟着兩夫婦再回到屋中，不過……狗吠又再響起了……他們心中此刻雖然甚覺奇怪，不過大家都不說甚麼，當作聽不到便抱頭大睡了。

第二天，阿蓮四處向鄰居查詢，近來是否每晚都聽到有狗吠聲，奇怪是沒有一個人聽到，即使有養狗的人，都住得很遠，就算有狗吠也不會這麼應

聲。

「阿蓮！如果真是這樣，老早都有人投訴呢！」一名村民向她說。

「說到這點都是一個疑問，沒有理由這麼嘈吵，而且還嘈了這麼多晚，也沒有人投訴，即使我不投訴，鄰居們也會出聲呢？」阿蓮心想。

當阿蓮想得入神時，在人群中有一把聲音向阿蓮發問：

「阿曼太太，你有否見過我的黑妹？」添叔在人群中步出來向阿蓮查問。

阿蓮受到這個突如其來的質詢，一時間表現出驚徨失措的樣子。

「沒有沒有！沒有見過！」阿蓮說罷便急步的走遠了。

雖然阿蓮沒有透露過任何殺了添叔狗兒的事，不過這一個反應，也令添叔的疑心更加大。

離奇的狗吠聲，仍是每晚騷擾着阿曼夫婦，由於阿曼夫婦是不信鬼神，而添叔那天又這麼奇怪一問，他們認為一定是添叔驅使一些頑童做手腳，要他們露出馬腳，故此阿曼夫婦每晚都想盡辦法捉這隻「哮天犬」。但事實上，每次都是無功而還。已一星期了，他們實在無法好好入睡。

這晚，阿曼致電阿德，欲向他訴說近來這椿怪事，但未說到一半，阿德已經反問阿曼：「你又是半夜三更給狗吠聲吵聲？」

阿曼聽到後心中忽然一震，阿德再說：「阿財昨天都有打電話給我，他也是近來每晚都聽到狗吠聲，吵得不能入睡啊！」

此時阿曼知道事件不太尋常，便約了他們到家中小聚談談這件事。當他們到了阿曼家中，一入大門，阿曼看到他們半死的樣子，於是便問：

「阿財、阿德，你們的眼肚怎麼這樣瘀黑的？」

「對呀，今天都說過，我們原來都有相同的遭遇。」阿德說。

「這麼巧？先入來再慢慢說。」阿曼說。

他們四人不約而同說出最近這幾晚離奇的狗吠聲，以科學角度分析，阿曼夫婦住在平房，有狗吠或有人開玩笑也不出奇。

但奇在阿德是住私人樓宇，住客不能養狗，雖然他也懷疑有人偷養，亦有向管理處投訴過，經調查後卻得悉整座大廈根本沒有人養狗，也沒有住客投訴有狗吠聲，包括他的鄰居。

而阿財更是住出租房，問過全屋的同住租客，包括包租婆，都沒有一個人聽到狗吠聲，也沒有人養狗。

一切似乎是只有他們四個人才聽到狗吠聲，說到這個結論，大家無不你眼望我眼，手也有點震抖。心中的寒意突升，皮膚也起了疙瘩。三人說完彼此最近的經歷後，都沒有再說過甚麼，阿財和阿德便回家了。

送了朋友離開後，阿曼望着阿蓮說：

「老婆，不是這麼邪門吧？」

「邪甚麼!!我們食野味也這麼多年，狗肉當豬肉食。人就有鬼，狗那有鬼？我們以前吃掉這麼多野味，有都老早來報仇啦！」阿蓮說。

「但……真是，你不覺很怪嗎？」阿曼都開始懷疑有點問題了。

「怪你個頭！快點去洗個澡睡吧！明天我約了醫生，這星期都給這混帳聲吵得不能入睡，還是找醫生開點安眠藥為妙，理他是甚麼狗鬼，最緊要一覺睡到大天光！」阿蓮道。

阿曼無可奈何下，便去洗澡睡覺了。可是，這晚狗吠聲也是如常出現……

阿蓮今天看了醫生，也開了一點安眠藥給她，讓她晚上睡前服用。

「老公，你要來一顆嗎？」阿蓮說。

「不！不要了，兩個都睡得死了，發生事豈不是大件事？」阿曼道。

「不理你了，我先睡，今晚可有覺好睡了！」阿蓮邊走入房邊說。

阿曼梳洗後，便入了房間，由於這日子真沒有一晚可安睡，他一爬上床便呼呼大睡了。

半夜，又是一陣狗吠聲，又吵醒了阿曼。但阿曼經過一星期的「訓練」

後，打算塞着耳朵不再理會。可是……

「啊？怎麼這次的狗吠聲好像這麼近又這麼怪？似是在房間發出的？又似是人吠的？」

阿曼覺得十分奇怪，轉過身來看看，赫然見到阿蓮坐在床邊背向着他。

「喂！老婆！你不是食了安眠藥嗎？不是連安眠藥也不行吧？」阿曼問道。

但阿蓮沒有回答，呆呆的背着他，跟着她便站起來轉身面對着他，從她口中，阿曼聽到那種特別的狗吠聲，是由阿蓮口中發出，阿曼馬上打開床頭燈看個究竟。

阿曼眼前的阿蓮，流露出令人十分震慄的目光，有如殺人的眼神，口中還一直發出有如狗吠的低沈聲，一直緊緊盯着阿曼。

「老婆！你做甚麼？不是那醫生開錯了迷幻藥給你吧？」阿曼帶點驚慌地問。

阿蓮沒有回答，只是不斷發出低沈的叫聲，似是一隻準備向人攻擊的野獸，不斷怒目瞪着阿曼。阿曼此時退在房間角落，一直叫喚阿蓮，但阿蓮並沒有改變，仍是用十分怨恨的眼神看着阿曼。

忽然間，阿蓮步出了房間，由於情況實在太恐怖，阿曼不敢上前，只有偷偷看阿蓮從睡房走出去。

阿蓮步入了廚房，阿曼在一個安全的距離下從後跟着，當他到達廚房門邊，偷看裏面的情況時，馬上大吃一驚！

阿蓮拿起他們一向用來劏狗的大刀，正想向着自己的身體插下，阿曼此時當然馬上跳出來阻止。阿曼左手來一個熊抱便抱着阿蓮，右手捉着她的手，阻止她提着大刀，可是不知阿蓮何處來的力量，低沈地吼了一聲，一掙一脫，阿曼便馬上給掃至九丈遠，重重地撞到牆上，霎時間頭昏腦脹，眼中金星直冒。

阿曼還未定神，一個令他震驚的場面已出現在眼前，他只見阿蓮已手起

刀落，大刀直插入她肚內，最離奇的是，阿蓮好像完全感覺不到痛楚，還再橫拖一刀！鮮血及腸臟馬上有如瀑布流下，跟着更恐怖是，她用另一隻手往身體內一插，好像找東西一樣，這情境令阿曼立刻聯想起阿蓮當日殘殺黑妹時，挖出牠胎兒的情景。

這一刻，阿曼除了發呆、驚恐！也不知可以再做甚麼。一陣陣慘叫聲及救命聲，劃破這地方的寧靜。

虧心事作，法事補救

警察在現場正調查阿蓮精神失常的自殺案，由於自殺者太過自殘，也有一度懷疑是阿曼謀殺太太，不過兇器上只有阿蓮的指紋，故表面證據並不成立，經調查後，有可能是阿蓮服用了過量藥物，而引起不明因素的精神失常反應自殺。

另一方面，警員也在其家內的雪櫃搜到一些狗腳和骨頭的殘肢，相信又是另一頭不幸的狗兒慘遭毒手。

直到現在，一眾街坊才知道原來阿曼夫婦有食狗肉的習慣，無不指其殘忍。而在一旁看熱鬧的添叔，知道事件後，心中也有九成估計當天黑妹的失蹤是他們的所為，只可惜一直苦無對證。

事後，阿財和阿德到警署保釋阿曼。

「阿曼，為何你老婆這麼大件事呀？」阿財問。

「是啊？真是嚇死人呢！」阿德道。

「不……不……是那黑狗要來填命！我看到……看到她發出狗吠的人聲，跟着她做出自殘的動作，好像上次我們宰那黑狗一樣，我……我很記得她也是伸手往肚裏挖着……是！真是有鬼啊!!!怎辦？怎辦？下一次我不知是

你或我啊！」阿曼有點失控的說。

事到如今，不信鬼神的他們都有九成九肯定是那黑狗陰魂不散，要來填命，大家也很擔心，不知誰是下一個黑狗的復仇對象。

為了保命，他們當然馬上四出問友人找一些師傅救命驅鬼。巧合地經一位善信介紹下，他們找到我求助。見面後，他們立刻向我一五一十說出詳情。

我聽後已有點怒氣，並指責他們做得太過分，因為狗是生物中最具靈性的動物之一，而且任何動物（包括人類）在懷胎時的靈氣最重，他們食狗肉已十分不對，更明知那黑狗有孕，監生劏了牠的肚子取出狗胎來享用，實是

非人所為。

雖說是畜生，但他們這種劣行都是罪大惡極的殺生罪孽，而且那黑狗死前受到極大痛苦，故今次化為厲鬼取命，雖然我真的不太想幫他們這班劊子手，但在人的立場來說我又不會見死不救。所以便去到阿曼家中當日殺狗的地方做場超度法事，希望可以令那黑狗的鬼魂及牠那數隻枉死狗嬰兒早日登極樂，投胎轉生。

幾天後，我打點好一切便和徒弟們到達阿曼的家，我一入其家門，已覺一陣頭痛，一陣悲慘的陰氣在我身邊環繞，由於我有法在身，故全身均感到發熱的情況，這是我們對陰極力量存在的自然反應。

「你是否在這間屋的廚房經常殺生？」我語氣有點嚴厲地問。

「啊……是……師傅……通常我們捉了狗或野味回來，都是自行在這兒處理的。」阿曼有點不好意思地道。

「那你們呢？」我再問他兩個好友阿財和阿德。他們也稱阿曼偶然都會叫他們來吃一頓野味或狗肉餐。

我心中一陣嘆息，搖了搖頭便說：

「就因為你當這兒是屠房，殘殺了不少動物，家中又終日暗暗沈沈，慢慢便積聚了陰氣和怨氣。雖說動物的力量不及人大，但日經月累，終有一日會有足夠力量爆發出來的。而今次你還要殺了一隻懷胎黑狗！一屍五命，黑

狗的煞氣已經很重，再加上這兒的怨氣，不化厲鬼才怪了!!」我嚴責他們。

但現在生氣又有何用？事情已發展到這個地步，唯有是做場法事，盡我能力吧！

我嘆了一口氣後，便開始在阿曼家中作法，作法期間，各人都感到寒氣陣陣，或有一陣找不到來源之陰風一下子吹過，可能是死去的動物在向我伸冤吧。

法事過後，我交了一些符及護身物品給他們三位並說：

「法事已做過，日後你們怎樣就看你們了，千萬不要再有下次了！」

雖然他們連聲說下次不會再犯，不過又是否可信呢？我想只有天知曉

了。

當我離開時，有一位老伯上前來向我打招呼，我也不以為意，也交了一張咭片給他。

老人與狗，再遇重逢

第二天，這位老人家來到我寫字樓處。

「師傅！你好！我叫余添，人人也叫我添叔，我今次來是想了解一下關

於昨天阿曼家中的法事。」添叔說。

在維護私隱及職業操守的原則下，我當然不可告知添叔昨日做法事的詳細情形，不過聽了添叔和黑妹的故事，及他失去黑妹後的生活，看着他雙眼的淚水不斷落下，我也不禁有點傷感；而且據我估計，這次出事的黑狗，應該是這位添叔的寵物。但我又不可直接向他人透露詳情，故我只好婉轉地說：

「添叔，希望你明白，我不可以直接向你說出客人的事，不過請你放心，那兒的冤魂當天已由我來超度，疑兇已受到上天的制裁。我想信一切是緣份，有緣的，黑妹一定回來與你相聚。這裏有一道符是送給你的，好好收下，不要傷心了。」

雖然我心中早知答案，奈何我不能直說。但在婉轉的談話內容之中，我想他也會明白真相，只欠我未說出口而已。看着他孤單失落的背影，我也替他感到悲哀。

大約半年後，有一次在街上看到有一位老人家拖着一頭小黑狗，這位伯伯開口問我：

「師傅！你好！你認不認得我？我是曾到過你寫字樓問那件黑狗事件的主人添叔。」添叔說。

我細心想了一會，才想起是大約半年前為阿曼做完法事後，來找我問真相的老伯。

「很多謝師傅你做的法事，阿曼在你做完法事後不久便搬走了，好像返回菲律賓。後來有朋友在他的屋清拆時，找到了黑妹的狗環，故我相信我的愛犬的確是死在他們手下。不過也很奇怪，當我拿回了狗環後便經常發同一個夢，看到有一個白鬚公給了我一道符，指着我去一個後山的地方，後來有一次散步，果然在後山的空地，發現有一頭小黑狗，他看到我便如久未重逢的朋友一樣，一直跟着我回家，我相信是師傅你當天超度後，黑妹再投胎回

來找我了！不管如何，要多謝你啊！」添叔感激地說。

我聽後也感到高興，也驚覺祖師是何等神奇，估不到世事往往是如此奇妙。而有關阿曼他們三人後來的情況，我沒有再追問下去。

曾有人聽說過他們都已經離開了澳門，也有人聽說他們入了精神病院，不過對我來說，他們的罪孽實在錯得連我這麼有氣量的心都覺得不能接受。要做的我也做了，餘下的就只有等祖師安排，和看他們的造化了。

不過有一點安慰是，添叔再找到了他的人生希望。

後話

我想你們怎樣也沒有想過，原來動物都會變成鬼來復仇。不錯，連我都感到驚訝，可能你們會問，為何屠房的屠夫每天劏雞殺鴨過百隻，牠們又不報仇呢？其實這班屠夫每天所做的，不用那些死去的動物變鬼回來報仇，他們死後到陰間便會受到殺生的罪孽刑罰，下一世很大機會變回畜生任人宰割，而今生劏他們的，就是上一世被他們劏的動物投胎轉生，這樣便應對了六道輪迴；因果報應的概念，只有脱出這個困局，才可以有解脱的一天，阿曼夫婦對那黑狗的殘忍殺生，雖説對方是動物，但實在令人髮指，而阿財和阿德也間接成了殺生的幫兇，現在回想起來，心中仍有點激動。

在此我想向大家說句話，這個世界任何生物都有他的生存權利，我們人類自稱萬物之靈，不斷迫害同類及殘殺其他生命，到後來只會令自己招來惡果，或者有時我想，如果我們沒有在這地球出現，世界會否比現在更安寧呢？我真是找不出答案！

附錄：法基講古之

《魔魂不息》結局篇

一直有瀏覽筆者的博客或法基師叔的博客，並追看「法基講古」的讀者，相信等看以下的結局已經等得好心急了。謝謝您們的耐心等待，即將為您送上《魔魂不息》結局篇——

上回提要：

梅菲正在麥斯和美妮的屋內唸經文之際，突然聽到陣陣恐怖的怪聲；正當梅菲盤算應如何面對時，他眼尾突然看到一個小盒子，令他想起了一些事……

「我記起了！來吧魔鬼!!」梅菲心中想着這句話，便轉身往盒子內看！

梅菲伸手往小盒子內一找，揭開一個暗格，拿出一個用紫色布包起的東西。

是一個頗殘舊的木十字架。

梅菲拿起十字架，在約翰的胸前按着，然後便集中精神再唸經。

「我奉天主耶和華之命，命令你從這羔羊身上出去！」

當梅菲大聲唸了數遍後，一切平靜下來，而約翰則一動也不動。

「約翰！約翰！」麥斯和美妮在大叫。

「咳咳……」約翰似有反應地咳着。

「沒事了……安全了……」梅菲身體一軟，隨即坐在地上，並親吻那及時救了約翰一命的十字架後，再包好放回盒內。

那十字架是歷史悠久的東西，是白先生一次機緣下，由一名主教在臨終前轉贈給他的寶物。而這十字架更曾經被多位驅魔神父使用，故一定儲存了不少神聖的力量。

「多謝你，師傅……幸好你留下這個重要的東西給我……」梅菲心中暗謝白先生。

雖然暫時是安全了，但他們仍有擔心，故梅菲唯有重做結界，也叫美妮

和約翰暫時到旅館居住，梅菲及麥斯則等待白氏夫婦回來。

兩天後的早上，白氏夫婦帶來了一位十分出名的驅魔神父，他的名字叫約瑟，雖然他有六十多歲，但看他的行動，似只有四十多歲，而且驅魔經驗絕對豐富。

麥斯夫婦及梅菲一早已在大門供候這位救世主來臨，當約瑟神父看過麥斯的家後，麥斯夫婦正期待他的意見。

「是魔鬼的氣息，很灼熱、很邪惡。」約瑟在視察環境後說。

跟着，約瑟神父便馬上準備好一切，然後便開始為這間屋驅魔。

「放心吧，一會兒我一直誦聖經，你們一直跟隨我唸，跟隨我走，遇到任何異象千萬不要怕，這個魔鬼對我來說不會太難。」約瑟充滿信心道。

然後，約瑟神父便開始由大門一直往全屋走，在家中誦經、灑聖水、薰聖香；起初屋中似是靜得連一點聲音也沒有，接着他們開始向二樓進發時，開始聽到有重物跌下的聲音，窗口及牆身也開始有怪聲傳出。

到達約翰的房間時，屋中開始出現搖晃，物品出現震動，情況猶如當天魔鬼在攻擊約翰一樣。梅菲及麥斯夫婦當然嚇得不知所措，但白氏夫婦及約

瑟神父則穩如泰山，繼續唸經，好像已經見怪不怪。

「冷靜一點！不要怕，和神父一同誦經！」萊利說。

魔鬼似是遇到對手，約瑟神父愈是大聲誦讀，魔鬼便愈是反抗，情況似是世界大戰一樣。

忽然間，大家只聽到一聲巨響「砰!!!」

終於一切都靜下來了。

「可以了！」約瑟神父轉身。「一切完結了，你們用心去感覺一下。」

他微笑道。

「是的！我……我嗅到一陣玫瑰的清香。」美妮說。

「是！很清新，沒有那種灼熱的感覺了！」麥斯道。

「如你們有這個感覺，便是主已為你們降福了，這間屋已經給聖寵，祝福已在你們身上了。今後這魔鬼不可能再回來打擾你們，你們可以安心了。」約瑟神父很慈祥的說。

聽到這番說話，最開心的，當然是麥斯和美妮，他們馬上擁抱起來，親吻一下後，再連番多謝白氏夫婦、約瑟神父及當天拼了命救他們兒子的恩人梅菲。

事件便這樣完結了，經過多年的折磨不安，今天以後他們終於可以安安樂樂地生活，而麥斯也沒有再擴展花園，他們一直幸福地生活，約翰也很健康地長大成人。

到底由一開始的靈體，是否便是那天麥斯無意掘出來的前地主？那前地主為何會變了魔鬼？是否同一個靈體？這個我相信麥斯一家人永遠也不想再追尋下去了。

——完——

編者按：如有讀者想閱讀《魔魂不息》的整篇故事（結局除外），歡迎瀏覽作者的博客「法基講古——魔魂不息」（一至七）。

網址：www.hk.myblog.yahoo.com/masterszetofc

枉死的孤魂，死無全屍，怨靈無休止的怨念，幻化成不能承受的精神與肉體折磨，讓兇徒比死

· 魂斷猛鬼屋 — 二手大屋，神秘水池蟄伏着一雙眼睛，一落水，隨時以命填命……
· 鬼魅人間 — 女鬼陰魂徘徊陽間召喚愛人，一樁人鬼婚姻，新郎只有選擇陰間娶妻，無路可途？
· 黑狗復仇 — 懷胎的黑狗遭活生生打死，化成惡鬼到陽間，實行要兇手飽嚐牠臨死前的痛苦……

有線「怪談」最高收視嘉賓主持司徒法正帶你投入四個極度詭秘驚心的靈異國度，讓你如置身故事現場，感受恐怖、駭人、心慌的人鬼靈魂交戰……

ISBN 978-988-202-597-4
9 789882 025974

HK$ 38

代序一

這是一個新嘗試！

自掉下書包後，也有十多年沒有寫文章，一次機緣下當上了師父網站日誌的主編，也有幸得師父讚賞我的文筆，邀請我做這本靈異檔案的代筆。其實在下的文章，相比著名的大作家，或許是小巫見大巫，不過相信自己也有過人之處。

由於沒有執筆太久了，故文章的修辭用字可能會比較淺白，但一本好書，不是單單文字修飾得好便算是好，最重要是內裏的故事可以觸動人心，令大家有所共鳴，只要把握這一點，用一些淺白的詞語也可做到好的效果。

正所謂：「一個平凡的樽子，也可能是比有花巧的更耐用。」

由於這是一個新嘗試，我特意挑選一個日誌中最受歡迎的個案來重新編寫及再深入說明，而編寫這個故事時，正正是伴我十多年的愛犬離去的時刻，故此寫起來，對添叔這個人描述得更為感性，我相信每一個愛護動物人士也會對這個故事有所共鳴。

至於本書的主打故事是發生在大馬的小盈瀛兇殺案，這件案件「怪談」攝製組及司徒法正師父也追蹤了很久，也是一眾善信曾出心出力幫助小盈瀛的重大事件。整個案情情節撲朔迷離，兇手的冷血程度更令人恨之入骨。當然結局也是出乎意料，再加上師父及「怪談」攝製組參與其中，發掘了好多鮮為人知的事情，若要知幕後一切真相，真要細心閱讀內文了。

另一件事，就是要感謝師父給我安排了一個附錄，刊載了一個我好辛苦才搜集得來的真人真事。不過，在此亦要先向在日誌看不到結局的朋友說聲對不起，因要買書才可看到結局呢！

在此也要多謝我的助手阿瑩，幫我記錄司徒師父在拍攝「怪談」時的所見所聞，再給我作編寫，令我的工作量可以大為減輕。

最後，希望大家用心去感受司徒師父這本新書，謝謝大家！謝謝師父！

法基師叔

*註：我刻意用師父這個「父」字，而不用「傅」，是因為用這個「父」字會比「傅」更為親切。

代序二

早於七、八年前已跟司徒師傅結緣，司徒師傅一直給我的感覺就是好像有用不完的精力，一年四季，全年無休，四處奔走，彷佛沒有一刻是停下來的。

在眾人眼中，司徒師傅是一位著名玄學家，笑容滿面、形象親切；在我眼中，司徒師傅卻又是一位另類旅行家、冒險家，他帶領「怪談」攝製隊四處尋幽探秘，歷盡艱辛，為求探討靈異世界裏的真相和真理，有點像現代版唐三藏，而他所到之處，有錢人都未必去得到，就算去得到，都未必可親身拜見當地的奇人異士，更不用説去經歷那些不可思議的靈異怪事。

司徒師傅最令人敬佩之處是沒有門戶之見，他經常説：「一點神靈無界限，萬千佛道同一源。」萬法歸宗，皆是導人向善。故此，司徒師傅能夠廣結善緣，與不少奇人異士毫無保留地交流玄學心得，並獲得隱世高人傾授不傳之秘法，從中獲益良多。

現在，司徒師傅將自己所見所聞，以靈異檔案系列的小説形式與廣大讀

者見面，分享自己的內心世界，換個形式來說教，最終亦是導人向善，我覺得這是一件非常有意義的事情，誠然要深表支持。在此謹祝這個靈異檔案系列長出長有，繼續得到廣大讀者支持與認同。

鄺偉聰

澳門道教總會理事

代序三

我收看有線電視的靈異節目「怪談」已經有好幾年了，這一切緣自八年前，我有一位對靈異事件很感興趣的朋友向我推介，那時候聽她說得眉飛色舞，好緊張刺激似的。於是就在好奇心驅使下第一次收看「怪談」，想不到自那一次之後就一直追看到現在；可能這就是我跟「怪談」節目的緣份吧。

最初我收看「怪談」也只是抱着好奇的心態去觀看，但是隨着「怪談」攝製隊不斷去探訪那些著名猛鬼地帶之後，我才慢慢發覺他們並不是鬧着玩，而是非常專業和認真。每次攝製隊都需要面對完全陌生的環境，面對很多未知數，一步一驚心。所以每次攝製隊去拍攝都會有一位師傅在旁為他們打點一切和提供一些專業知識，必要時還會出手保護各隊員的生命安全。

在節目中我經常看見一位師傅跟隨攝製隊到處走，看見他總會在危難時挺身而出，確保大家安全。這樣慢慢地對他有了印象，知道他就是司徒法正師傅。從那時候開始我對司徒師傅作出主動的了解，並有幸和司徒師傅在不同場合碰面結緣。

後來知道司徒師傅開始出版他的靈異真實個案小說，當中記錄了很多司徒師傅和攝製隊遠赴不同地方經歷鮮為人知的靈異事件。雖然不可以親身去感受，但每當閱讀司徒師傅的小說後就仿如親臨其境，當時的情景頓時變成影像在我眼前播放；那種心寒、緊張、害怕的感覺都一一湧現出來。

司徒師傅的靈異真實個案小說系列已經出版到第十一本了，對於那些對靈異事件感興趣的朋友就最適合不過了。從中還可以吸收到司徒師傅對一些事和物的獨特見解，對我來說真是受益匪淺。我在此預祝司徒師傅的第十一本新書能賣個滿堂紅，以及「怪談」節目的收視節節上升。

超級怪談迷
貓寶寶

自序

每次提到小盈瀛遇害事件，筆者都會感到莫名的心痛！心痛！心痛！這是繼多年前南亞海嘯大災難後，筆者所遇見最痛心的情景，當年死了數以千萬計的人，屍橫遍野；今次死了一個人，屍體被肢解後焚燒，受害人是一位只得三歲的小妹妹。

這次小盈瀛事件不單止在檳城引起極大的迴響，亦在香港及國內引起不少人士關注，我與「怪談」攝製隊一直有跟進此事，我不單親自在大馬替小盈瀛進行招魂法事，亦替她在港舉行了大型祈福晚會。

今次小盈瀛事件案情曲折迷離，兇手的冷血程度更令人髮指。當然結局也是峰迴路轉，讓人拍案叫好。我特別將此事收錄在本書之內，除了想向讀者披露鮮為人知的內情外，還想帶出一個信息，就是天網灰灰，疏而不漏，作奸犯科的人，最終會得到報應。當然，最主要是想祝願小盈瀛早日得到安息，可以輪迴投胎。

在此，我要感謝法基師叔和海濱出版社的努力，好讓第十一本靈異檔案

可以順利出版。

運財福星 司徒法正

作者簡介

運財福星司徒法正師傅，畢生沉醉於風水玄學和道術法科，精通道術，風水命理，增運改運，為港澳及東南亞著名道家法科風水學家，澳門各大賭場金牌御用風水師，澳門道教總會創會會長，國際金裝四面佛殿創建人，六壬淳風道觀主持。由於精通道術法科，經常幫助眾多善信扭轉逆境，故被玄學界和傳媒界冠以「運財福星」的雅號。

司徒法正師傅為香港有線電視皇牌節目「怪談」連續八年收視最高的嘉賓主持，深受世界各地觀眾愛戴，司徒師傅與「怪談」攝製隊不斷走訪各地，因緣際會，有幸遇上不少奇人異士，見識過不同教派神秘詭異的降頭異法和正術奇珍。對於研修驅邪鎮煞、治鬼解降的法門，研究極深。期間更有幸和幾位高僧異人結緣，承蒙傳授高深佛法道術，從中領悟佛道義理皆源於一體，各派信仰，萬法歸宗。

司徒師傅入道至今，一直希望憑着本身修為，濟世利人。從修行中感悟，出世入世，唯在於心。先修入世法，盡窺世間繁華喜樂；後修出世法，以脫俗世，佈施世間。

如欲對司徒法正師傅有更詳盡的了解，歡迎登入作者的官方網站www.kingofmaster.com

水禾田大師攝

屍碎・靈亂

作　　者：司徒法正
資料整理：法基師叔
編　　輯：鄺潔冰
設　　計：潘德勤
出　版　者：海濱圖書公司
大眾控股集團成員
荃灣德士古道220-248號荃灣工業中心14樓
電話：852-2408 8801　　傳真：852-2408 2306
印　刷　者：復興橡皮印刷有限公司
荃灣德士古道220-248號荃灣工業中心14樓
電話：852-2408 8801　　傳真：852-2408 2306
總　代　理：世界出版社
荃灣德士古道220-248號荃灣工業中心14樓
電話：852-2408 8801　　傳真：852-2408 2306
大眾書局門市部：九龍黃埔花園十一期聚寶坊地庫B1b號舖
九龍九龍灣宏照道38號MegaBox 9樓1號
九龍旺角新世紀廣場668，686-687號舖
九龍將軍澳唐俊街9號君傲灣君薈坊一樓商場F01室
九龍奧海城二期高層地下UG40號舖
新界荃灣楊屋道1號荃新天地1樓121，123，125室
新界葵芳新都會廣場6樓611-620室
新界沙田新城市廣場第一期四樓445-447號舖
新界大埔超級城D區地下669-672號舖
屯門屯門市廣場一期2樓2192室
新加坡總代理：諾文文化事業私人有限公司
NOVUM ORGANUM PUBLISHING HOUSE (PTE) LTD.
20 Old Toh Tuck Road, Singapore 597655
電話：65-6465 6141　　傳真：65-6469 4043
馬來西亞總代理：諾文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NOVUM ORGANUM PUBLISHING
HOUSE (MALAYSIA) SDN BHD
No.8, Jalan 7/118B, Desa Tun Razak,
56000 Kuala Lumpur, Malaysia
電話：603-9179 6333　　傳真：603-9179 6060

出版日期：2008年7月

©2008海濱圖書公司/ 新加坡大眾書局/ 馬來西亞大眾書局版權所有，未經出版者書面批准，不得以任何形式作全部或局部之翻印、翻譯或轉載。
Published in Hong Kong